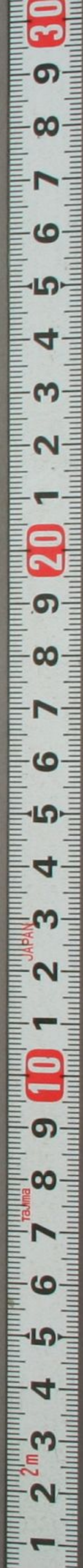


宣講彙編

卷三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6
3



直講彙編卷三

東家贖友

從來交友真情不在安常時見要在患難中見安常時無甚關係不過往來贈答酒食徵逐而已一遇患難時交情之厚薄盛衰掩飾不得心腹性情此時畢現則是顧友之患難原是極難的事亦最易累人的事人若信義不篤則必推諉不前或佯爲不知卽或代爲周旋奔走亦不過人所能爲之事而已未有不顧身家性命不顧妻室兒女一心脫友難而始安求其如此篤交者宇宙內有幾人乎今試舉一棄家贖友的案與眾聽唐開元時有一重義氣的人姓吳名保安字子固河北武陽人也自幼不苟然諾言出

必踐以故信義著於當時及長出仕於西蜀叙州為方義尉方義尉即

官時蜀邊南蠻作亂侵擾朝廷命姚州都督李蒙調兵征討宰相

郭元振見姪郭仲翔才蕙文武囑其同往立功李蒙即用仲翔為

副將軍到劍南地界吳保安問郭仲翔同來想翔與他係同桑梓

欲他薦舉遂修書一封命人送與仲翔仲翔拆書看了知是求他

薦舉乃自想道此人與我素未相識面而竟以緩急相托乃深知我

者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與之出力豈不愧乎遂向李蒙誇獎吳保

安之才李蒙聞喜即行文到叙州去召吳保安來營聽用差人去

後而羣蠻來攻李蒙出營戰死仲翔被虜細奴邏見仲翔氣象不

凡問其來歷知他是當朝宰相郭元振之姪遂送與本洞頭百鳥

羅部下言此人係宰相之姪不可輕放仲翔因此受其百般苦楚

度日如年時有漢人被虜去多年者聞仲翔被虜受苦心實憐之

常欲近身言談未有機會一日見翔身邊無人即近前言曰汝今

被虜可知蠻人之性乎蠻人性貪凡虜來贖歸無錢者都要絹三

十足聞有人言爾係宰相之姪要絹十足方可贖回仲翔涕泣答

曰我素忝列小官宦囊空虛十足絹從何脩辦只有一死而已其

人曰你伯父為當朝宰相何不去那裡生方翔聞言歎曰唉縱然

伯父見憐路隔長安千里之遙其信又如何得去其人曰難道你

關外就無一心腹人嗎仲翔被他提醒暗想道吳保安是我知己

前日我曾薦他他必然記情於我幸他來遲未受其害料他此時

已到姚州遂對其人曰雖有一友名吳保安已在姚州者個信又如何寄得出去其人曰既有相知就有機會聞姚州有一解糧官被贖放回何不修書一封我引你去託他寄到姚州豈不甚便翔曰如此煩駕尋個紙筆來其人曰此地不通文墨那有紙筆你各人籌度生方我不便明白仲翔聞言遂扯破衣襟一幅咬破指頭蘸血修書一封隨那人至釋歸解糧官面前跪而拜托務須仰仗千萬親交倘不負托生死不忘其人應諾而去卻說吳保安奉了李都督的大帖已知郭仲翔薦已遂留妻張氏及未周歲的孩子在敘州住下即同僕來到姚州忽聞李都督薨亡不勝驚駭尙未知郭仲翔的下落即忙前去打探恰好遇着放出的解糧官問詢始知仲

翔消息解糧官將仲翔之書遞與保安保安拆書讀曰詞咬破指頭撕衣衫泪也漣漣血也漣漣滴血寫書爲那件戰敗南蠻身陷南蠻戰陣無勇把職忝對君無顏對友無顏想隨主帥將命短忠未盡焉孝未盡焉是以偷生在邊院想逃蠻閔難出蠻閔蠻夷之人性最貪贖要千絹放要千絹做友空乏無出辦命怎保全身怎保全偶想伯父在朝班該也見憐諒必見憐恨無人往向伯言熟思幾天躊躇幾天此非知心必不管生怕上前誰肯上前你我雖未覩其面不亞芝蘭可算芝蘭此庄大事託兄辦務須周旋極力周旋代弟長安走一番救人無邊活人無邊可憐弟陷在此間苦楚不堪磁磨不堪白日到夜事難嘆牧羊雪山打樵雪山到晚三

更不許眠，捱磨作難，搗確作難，夜半少許，暫歇點牀，不准黏簾，不准黏身上，穿件破爛衫，寒透心肝，冷透心肝，飲食莫想，膏梁燕滷，粥兩餐，菜粥兩餐，可憐度日，真如年命，條倒懸，望解倒懸，兄若不負此血箋，急救有緣，遲則無緣，俾父子得團圓，父也，啣環子也，啣環語不多，讀君細玩，望若泰山，靠若泰山，看尾後又有一絕句詩云：箕子爲奴，非異域，蘓卿受苦，到衰年，知君義氣深相憫，提絜俘囚出九淵，吳保安看畢，不甚悽慘，即忙寫下回書，付與解糧官，囑他順便寄到蠻中，以安仲翔之心，自己忙整行李，不分星夜，要送長安，者姚州到長安路三千餘里，且要走東川路，過保安，也不回家，一直迤到長安，詎郭元振一月前已死，家小都扶靈

柩回河北去了，保安大失所望，遂將僕馬變賣，以作路費而歸，回

到敘州，見了妻兒，放聲大哭曰：「詞見妻兒，不由我眼淚汪汪。」夫爲甚麼

事一說就哭呢，爲一友，他姓郭，名叫仲翔，夫君哪素日未聞夫在任新交

的，素未來往，既未來往之友，雖說是未來往，恩義深長，既未來往，

真朋友，交以心，不在面上，者妻不懂不知他，與你有何恩義，他出征南蠻地，身爲

副將，夫是以修書，扎求他薦揚，他荐揚，你未曾見我書，向都督極力誇獎，

即行文來迎我，整備行裝，哦，夫君前日說要到姚州會一友，夫見，

文自敘州乘輿而往，又誰知到姚州，都督陣亡，夫君哪你交的，郭

仲翔被虜去，南蠻不放，要釋放，非絹疋不能還鄉，他要多多少少，

絹疋千疋，贖歸可望，如不然，磋磨他，苦楚非常，他又何處去，仲翔

友想伯父身居宰相此件事要他伯大舍官囊他伯在長安城此又何人與他寄個
信他已曾寫書信拜托我往此事你到我得書心慘傷奔走弗違
未必夫君就去了來去與不去那曉得到長安大失所望他伯父回河北已
經病亡弄得我無盤費心甚惆悵賣僕馬作盡難才轉家鄉夫君
如此心已盡到還悲夫君我的事他照應既不虛誰他的事我怎不替
哀做甚○唉妻呀妻亦他生方他他要許多絹子非數千金妻亦叫聲妻要從夫切莫怨嘆妻亦
友為五倫之一只要妻亦妻不怨真真得賢淑女娘夫要將儘家賞變
所為恰當妻又何怨妻亦買絹項不贖友也不算相交一場 保安對妻訴畢將家中所有
等項盡行出賣算來只買得二百疋絹心中着慌爰是稍留口糧
在家安慰妻子一番各携貲本往姚州左以便探仲翔的消息自

此保安吃的是粗糲之食穿的是破濫之衣雖一錢一粟從不妄
費總想積來為買絹之用時時刻刻念着郭仲翔連他妻子都忘
却了整整在外十年剛湊得七百疋絹還爭三百疋心裏甚是着
急正是離家千里逐錐刀只為相知意氣饒十載未償蠻洞債不
知何日慰心交此話不題卻說保安之妻張氏同那小小孩子孤
孤恹恹的住在叙州初時還有人看縣尉面上假意兒周濟他些
及到數年以後就莫人理他了捱到十年之外就缺少衣食萬難
度日只得將家中破具挈來換點盤纏帶起十一歲的兒子要到
姚州訪他丈夫的下落朝行夜宿一日只走得三四十里比到姚
州界上而盤費業已用完萬般無計想去討口而又含羞想去尋

死又捨不得十一歲的孩子肚中飢餓不說看看天色已晚又向何處安身進退無路就坐在烏蒙山下放聲大哭哭聲天來哭聲地張氏母子運好低夫君出外為友計家業賣盡辦絹疋不夠貿易姚州去屈指已滿十年期自從一去無信寄全不念及家有妻夫呀就真拙妻不關意也要慮及孤兒夫五倫不止友居一父子夫妻豈疎些為甚忘情永拋棄不管家裡穿與吃可憐母子幾餓斃煮粥咬菜怎支持無奈才賣殘器具聊作路費尋到斯冒雨衝寒苦難叙忍飢受餓實堪悲天哪又遇少有人烟地天色已晚日落西今夜何處去棲止夫君你在某地知不知兒云媽天黑了爹看找得倒找不倒今夜那裏去歇宿○呢呀兒那兒說此話痛娘意面生誰人知你爹快

走尋個遮露氣樹下偏巖把身棲張氏正在啼哭不止殊不知者一哭就哭出路來了那一日值楊安居新任姚州都督打從此山路過聞得哭聲哀切遂停了車馬召來問之張氏手牽孩兒上前哭訴曰謳尊聲大人容奴言聽奴從頭說根源奴非貧民與下賤丈夫有名吳保安你丈夫吳保安聽官居義尉為仕宦叙州人稱為賢哦你丈夫在叙州為官怎麼你尋到姚州來了只因郭君仲翔薦薦來姚州同征蠻夫未到時郭身陷被蠻虜去受熬煎吾聞蠻夷將人捉去欲要釋歸把絹辦要絹疋始放還他們為官人該郭君此時心想爛想伯為官可保全他伯父郭元振身為宰相他在長安目今已死了○唉客官哪修書託夫要顧盼代往長安走一番那曉他伯把病染夫未到時命已捐路費

金瓶梅 卷之三 張家續友

用盡空往返，僕馬變賣作盤纏，歸家長吁並短嘆，如何救友出南

蠻。他要一千疋絹，未必你夫還有此力量能替他辦嗎。無力將業來變換，一分家業盡賣完。

賣完家貲尚還欠價值不過二百絹。哦，你夫將業賣了，替他辦絹，大畧買得二百疋絹，欠八百

又怎能絹要千疋數，難滿貿易姚州，想湊添。好多年了，出門十年

未歸轉妻在家中作盡難。得毋家中衣食不敷。衣食空乏，無出辦殘器賣盡。

離家園，忍飢受餓，堪浩嘆，拋頭露面來此間。者就真苦了我問者，幼兒又是你何人。

者乃是吳門一點骨肉，難道你丈夫一子都不顧了嗎。妻室與兒都看淡，為友之事心甚虔。

奴行至此，誰憫念，不覺痛哭驚客官。安居聞言，暗暗稱奇，道此

人真義士，恨我無緣識之。乃對張氏曰：夫人毋憂，下官忝任姚州

都督，我一到任，即命差人替你尋訪，就是。至於夫人行李之費，有

下官一力承當，請到前送館驛中，當與夫人設處。張氏收淚拜謝。

楊都督軍馬前行，張氏母子隨後來至館驛。楊都督吩咐驛官，請

張夫人到空房安置，厚給飯食。次日五鼓，楊都督起馬前行，驛官

傳都督之命，賜張夫人路費錢十串，又備下一輛車兒。差人夫送

至姚州，普朔驛中居住。張氏感激不題，且說楊安居一到姚州，便

差人四下訪尋吳保安，不三四日便尋着了。安居請他到都督府

中降階，迎接親執其手，慰勞久之。因稱保安曰：下官聞古人有生

死之交，今於足下見之矣。尊夫人同令嗣遠來相尋，現在驛舍足

下可往見之，以叙十年之別。至所辦絹疋，尚欠若干，有下官補數。

保安曰：僕為友盡心，分所當然，奈何。又累及明公安居曰：慕公之

義欲成公之志耳保安遂叩頭曰既蒙明公高誼僕不敢固辭但所欠尚有三分之一乞早賜僕好往洞中贖友歸來然後與妻孥相見安居義之即在庫中借出官絹三百疋付與保安又贈鞍馬從人保安領了絹疋並前所辦一共解至蠻洞中尋熟蠻人交割絹疋贖取郭仲翔是時仲翔已賣到底洞去了熟蠻回復烏羅烏羅命人到底洞取回仲翔仲翔此時被蠻釘穿脛跣夜宿地窖儼如地獄一般一聞來贖就如大夢方甦陡然驚覺熟蠻引着仲翔逐洞清交送出洞外交與保安保安見仲翔半人半鬼乃驚問曰汝是郭仲翔乎仲亦不暇答已姓名見安年貌長於己遂以兄稱保安曰痴長僭勞了於是抱頭大哭曰吳一見契友者苦狀令人

不覺泪悲傷足下本屬忠良將國運低時陷戰場郭啖賢兄聞兄

所言好惆悵非是生辰運不良臨懼好謀未着想陷身被虜帶羞

惶賢弟不必此樣講戰敗勝負難期量蠻夷之人為魔障豈識

好歹與賢良啖蠻夷本屬理不講奸貪殘吝逞豪強見無絹

取意不爽百般磨我苦難當啖提起辦絹靠宰相令伯為官在

朝綱弟之此處無所仰宰相告駕命已亡啖伯父身亡乏銀兩

此真無緣誰主張未必同僚把義仗賜絹贖我出蠻方啖朝官

仗義休錯想一疋絹子無人幫路費欠缺尚失望變賣僕馬轉回

鄉啖聞此言來痛心上步行千里道阻長有勞奔走受苦况絹

又何處去生方勉强歸回心難放辦絹時刻未敢忘爰是賣業

換銀兩，一心贖兄出番邦。唉賢兄為我之事實屬拖累，你了說罷氣倒在地，安急喚轉來，翔又哭道：為

我受累業，失喪賣盡業，產棄家囊，未知換銀多。合廣千疋絹子價

非常。唉惜業不多價不廣，絹值二百難團場，貿易姚州地界上

幸遇都督他姓楊。賢兄你遇楊都督，他幫借三百書筆賬，庫中取

絹他承當者，是仁人可依仗。你我二人叨他光。唉為我之事，又連

來姚州多年也，那是小事不足講。一妻一子在家鄉，久矣忘歸家

裡望辦絹一事，心皇皇。呢呀賢兄，你為我連妻與子都不顧，難道

着又氣壞了，翔又喚轉來，慰曰：賢弟不必嘆。唉早知累兄是者，樣不

該修書使兄忙，弟縱受苦把命喪。免累別人受淒涼。賢弟那苦日

長受得我問你，那脚脛。上怎們有個爛眼問及脚眼苦難講，釘穿脛骨死還陽。夜鎖

地窖不敢彈，寒入肌膚透心腸。唉賢弟，我說者苦日子，你難受

嗎？者是愚兄，辦絹來遲，把賢弟多受了些磨難。兄實帶愧，何言不

該寄書二人哭訴不休，從人勸道：天色已晚，請回姚州再敘罷了。

仲翔兩足釘腫，保安讓馬他騎，自己步行。回到姚州，仲翔見了楊

安居，跪地謝恩。安居急忙與他沐浴更衣，又請醫生與他調治脚

痕。保安辭歸，要到普湖驛，見他妻兒，仲翔不辭脚痛，定要同到驛

中拜謝。一進門去，張氏見了，也不管他，隨着有人，無人不禁哭啼

啼說道：見夫君，不由我淚流滿面。夫真得很心人，拋離家園，自

出門，到於今十年纔返。唉賢妻，奈何夫好似無家室，獨一人焉也。

不管穿與吃，欠也不欠，也不問死與活。安也不安。妻呀，奈何我是

為朋友之事未

周全不然可憐我母子們歷年難嘆日續麻夜紡綿苦之不堪無
久已歸來賢妻呀實在把出息谷米貴又遇乾旱有幾日只餓得脚手長弱你苦了我感恩
就夫把妻不介意事固屬淡未必你親生兒也不憫憐為甚麼鐵
石心全不痛念妻與子在家中方法想完賢妻呀也罷叨神默佑今已夫妻會着了沒
奈何賣殘具不固臉面來找尋姚州地渺無人焉我也昧在姚州地界怎麼找尋
得倒若若不遇楊恩官他來顧盼妻與子夫想會難上加難翔聞
此言即忙雙膝跪地說道為我郭仲翔一人累你全家受苦者恩
德如何報得了說罷淚流不止保安忙跪而扶之說道前日之事
固屬可悲今日相會亦是悲中之喜就不用題他了張氏見仲翔
如此情狀即收淚忍住大家寬慰一番次日仍到都督衙門安居

贈保安的賞銀令他進京補官仍留仲翔在都督府為判官保安
辭行仲翔送出姚州地界痛哭而別保安仍留家小在叙州單身
赴京得補嘉州彭山縣的知縣順路接家小一同到任不題再說
郭仲翔欲極力報安居之恩安居原是正人君子一概推辭毫不
居功時朝廷追念亡臣之功欲用其子姪楊安居表奏仲翔之功
又是宰相嫡姪前日兵敗皆由帥不聽諫故朝廷封仲翔為蔚州
錄事參軍仲翔得了實授辭別安居上任翔亦到任即修家書接
他父親妻小來到任上他父親探兒子十五年無有音信以為死
了今忽見家書不勝歡喜往之父子相會悲喜交集仲翔做官兩
年大有聲威即陞代州戶曹參軍又做三年其父病亡仲翔扶柩

回河北、葬畢、嘆曰：吾前日賴吳公得以活命回家，今大事已畢，正報恩之時也。遂帶銀兩來看保安，走到彭山，問其土人，說是前六年患病，疾夫婦雙亡，家無餘貲，停柩在黃龍寺後。其子吳天祐，訓蒙度日。仲翔一聞此信，悲啼不止，急備縗麻之服，腰纏執杖，步至黃龍寺後，向塚號泣極痛。具禮祭畢，即尋吳天祐相見，遂將自穿之服脫與天祐穿上，呼之為弟。天祐曰：公乃父執也，何如此稱呼？仲翔曰：我大恩未報，恩人遽亡，即以父禮事之。仍未遂念，乃商議歸葬一事。擇日開塚，見止存枯骨二具。仲翔痛哭不止，命人將枯骨逐節打墨記，裝入絳囊內，總裝一竹籠中，親自背負步行。天祐要爭指負，仲翔不肯，邊走邊哭曰：詞負玉骨走荒郊，珠淚滾滾如

雨拋，想故人為不肖，心血費盡，把力淘，別人說親恩好，除了親恩誰比較？那知我有故交，其恩還比親恩高。親之恩人知曉，懷抱三年勞漸少，友惠我德不小，奔走十年未辭勞。此等恩如何報？比父尤要加厚道。故我說莫計較，待我負骨走一遭。天祐說道：賢叔，你又來措莫，把你勞苦了。○唉呀，為甚麼說苦勞？此句話兒似譏，誰可憐的？你顯考為我勞苦，把心操可憐的，你顯考為我勞苦，業不要可憐的，你顯考為我勞苦，室家拋。賢叔，此是已往之事，不必追究了。○唉，得人恩，湧泉報，忘恩之徒，天必惱。我為人，豈宵小，畢世不敢忘。知交我願負，過險要，任隨跋坡任翻坳，我願負，過溪橋，任隨路遠與山遙。賢叔，因為路遠，真是不那怕，他是海島氣，盡力竭方罷了。如此說來，賢叔為友之功亦不小。稍盡心，何

宣講真經 卷三 棄家贖友

足道萬不敢云表功勞滿只望有壽考漫漫報答兄關照又誰知
出人料竟自辭塵赴蟠桃兄呀兄你到好頗已盡了朋友道使爲
弟悔不了不該姚州就宦僚從今後憶言笑笑語茫然無所考從
今後冀指教指教渺焉失規條到把我想故交想像音容何處找
到把我如刀攪一步一泪好嚎啕仲翔揩起且行且哭每到旅
店必置竹籠於席上酒飯莫過然後自食夜則卧於竹籠之旁行
了數日仲翔脚疾忽發乃禱祝靈前一番次日痊癒於是直到武
陽墓地厚設奠儀重買衣棺葬畢又立墓碑於道旁備載棄家贖
友之事使往來讀者咸知其義守墓三年日教天祐的詩書又擇
族中有賢德的姪女配之分賜半付家財割東邊宅院與他居住

及仲翔孝服滿後應補嵐州長史加朝散大夫之職仲翔乃申表
讓與吳天祐其表具保安棄家贖友奔走十年於外大恩未報伊
遂謝世其子天祐學力堪用願將官職讓之以酬恩於萬一等等
備細詳載不必贅叙上覽表章深喜二人仗義於是命吳天祐爲
嵐谷縣知縣郭仲翔原官如故二人到任皆政簡刑清後各陞去
嵐州人追慕其事立爲雙義祠以祀之香火至今不絕夫吳保安
以未面之交而棄家贖友歷盡辛苦而不怨郭仲翔雖未報恩於
生前其後報恩之事亦令死者心悅二人皆誼高千古至楊安居
全人之義毫不居恩亦義士哉今人誰肯如此故陶淵門欲息交
稽叔夜欲絕交劉孝標又作絕交論雖屬忿激之談實見交
情之太薄也凡交友者法諸古人可

舍身全交

朋友爲五倫之一，固爲人之所不可少，但交友必須慎擇其人。聖人云：勿友不如己者，則是交友不貴多，貴在知己。若徒博結交之名，無事則歡然聚處，有事則推諉不前，雖交滿天下，究竟與己無益。所以古人說：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交友一事，又必如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纔謂之知己，有善可望，其相勸有過可望，其相規，卽或境遇多艱，不惟緩急可恃，就是生死亦可相替。此等人，交一個，勝千百萬個，方算得交友。今試說一個舍身全交的與你們聽。春秋時，有二賢士，一人姓左，名伯桃，西羌積石山人也。一人姓羊，名角哀，雍州人也。二人皆父母早亡，奮力攻書，懷經天緯

地之才，抱濟世安民之略。未遇其時，隱居不仕。一日，楚元王卽位，招賢納士，伯桃聞之，備就行李，往楚國去求官。行了數日，到那雍州地界時，值隆冬，天氣嚴寒，風雨交作。伯桃冒雨而行，行李衣服俱濕，看看天色已晚，又無旅店，心甚着急。忽見山林中不遠，有一燈光透出，急走至其地，見矮矮籬園中，修有草屋一間。伯桃乃推開籬障，輕叩柴扉，見一人開門而出，問及姓名來歷。然後請伯桃進屋，伯桃環顧屋內，止有一榻一榻，上堆積書卷，別無他物。知他亦是儒士，便欲下拜。那人云：且未可。講禮容，燃火烘乾衣服。再來叙話，當夜燒竹爲火，與伯桃烘衣，辦酒款待，意厚貌恭。伯桃問及姓名，那人從容答道：小弟姓羊，名角哀，父母早亡，獨居於此，生平不事農業。

酷愛詩書，今幸賢士遠來，但恨家寒無有佳味，相款惶愧。顏伯桃謝曰：陰雨之中，得蒙遮蔽，亦云幸矣。又賜酒食，感佩何忘。當夜兩人抵足而眠，共話胸中懷抱，通宵不寐。比及天曉，淋雨不止，角哀留桃在家，盡其所有，以相待彼此，心思頗同，遂欲結為兄弟。伯桃年長為兄，角哀為弟。一連住扎數日，談其經綸。伯桃曰：賢弟有王佐之才，何不圖垂名竹帛，乃甘老林泉，深為可惜。角哀曰：弟雖庸才，亦欲仕進，特未遇可試之時耳。伯桃曰：今楚王虛心納士，正值有為之時，何不同往楚邦，求一登進之門，以展濟世之畧。角哀曰：既楚王好賢，就同兄往楚，以作伴侶亦可。俟雨止道乾，二人遂收拾行李，備些乾糧，望楚南而往。行不兩日，又值陰雨淋漓，難以

行走，遂羈旅店，候雨停止再行。看看路費將完，只得冒雨而行。二人將乾糧輪換指肩，又行了數日，忽見風狂雨亂，倏變為一天大雪。雪起風威，風添雪冷，危峯峻嶺，雪鋪滿凍連巖谷，山溪間二人艱苦萬狀。伯桃暗想道：弟本我所邀來，那曉出門受此苦楚。連路都看不清，歇氣於半山大樹下。伯桃不勝感慨，向角哀流淚發嘆曰：賢兄弟，你與我暫歇大樹，愚兄有幾句言，弟要聽諸。兄有話請講弟聽你與我雖未曾同居一處，也算得修積有結，拜不孤幼而學壯而行。聖訓所註，你與我本懷卻經濟遠謨，只說是往楚邦，無有阻隔。那知道遇風雨濫濕塵塗。賢兄古語云：天有不測風雲，天大由天，嗎莫怨。僅風雨雖難行，勉強撐住，又不料雨轉成大雪來鋪，似鵝毛如柳絮亂舞橫布。

不多時堆滿山漸迷道途足無履衣服單怎麼行路一陣陣寒透
 骨冷入肌膚賢兄來至半塗也說早曉得有此苦杜門不出並不
 該邀賢弟同到彼都兄長原是一番好心我賢弟雖不怨兄難舒
 服為甚麼者際遇苦之極乎角哀曰兄長不必怨恨憂慮還要
 漫漫走才好把者山翻過了該有旅店可以棲止麼於是弟兄
 上行且嘆誰知過了一山又復一山問及樵夫都說此去百餘里
 並無人烟盡是荒山曠野虎狼成羣我勸你們不如轉去罷了伯
 桃聞言問角哀曰賢弟心下如何角哀曰前途雖無人烟不過百
 餘里再受點苦也要過此山的若退轉路更覺遠些後又何日得
 到楚邦況生死有命儘管聽天便了爰是二人相倚而行又行了

一日實在衣裳單薄難以忍耐伯桃受凍不過心裡想道前去尚
 有許多艱難路程乾糧只够一人之用不如等角哀去楚求名我
 就凍死此地以全弟兄的義氣復對角哀流涕而言曰誦叫聲賢
 弟聽兄講你我不必並同行既是前途少人往百里荒烟道阻長
 兄長業已行至於此就是百里有餘缺少人烟也說不得了○唉賢弟呀為兄審觀者氣象越行越冷
 越非常不如商籌弟獨往弟往兄自有主張賢兄又有兄脫衣襟
 弟加上兩人糧作一人糧必要如此來酌量方得保弟到楚邦賢
 此話差矣衣脫與找糧讓與我兄又怎轉去法呢兄不轉去不前往精神久已在了着慌道
 就餓死此只要賢弟名可望情願凍餓此山崗兄長那是不能夠
 地不成嗎有禍同當怎麼我弟正英畏有志向且兼滿腹是文章如我學淺
 一人就忍心去嗎宣講寶錄

年又長切莫墮住並受殃兄長依你說來命我獨往你願不忍兄

死無人葬弟榮歸時葬無妨賢弟你一人前往可好不必墮倒

以致待斃弟至楚邦楚王必然重用兄實難行情願死於此地賢

弟恐無人安葬這弟名成之時再來安葬不遲角哀聞言不覺流

淚答道誼聞兄所言情不在兄死弟生理有乖你我弟兄本親愛

勝於同胞與同胞賢弟此言本然不錯既然如此相愛戴生死一路乃快哉

為甚要論好與歹半路分離不同偕賢弟奈何時勢不等兄云時勢有阻碍

不過凍餓受些災奈何殘了將誰怪不必自己久徘徊好歇了一陣起來又

走不願走賢兄不走又怎奈看看雪片如再來少時必定把路蓋

無路行走怎下台快快來撲弟之臂為弟指兒過山隈好好你也是指不起

的等為兄各人來用手爬此山遍地是雪塊怎好用手爬塵埃待我捺扶出山

外一步一步漫漫捱哎呀賢弟者一坎坎為兄爬不上來又如何是好兄長手扯葛藤莫懈

怠等弟搗腳爬上來賢弟那前面出烟之處可是屋否賢兄看誰了是石非屋休錯愛

霧氣濛濛未散開賢兄須要把煩耐捱到平路自寬懷角哀扶

住伯桃黏黏跌跌行了里許無奈路更崎嶇雪更森嚴實屬難走

只見路旁有一株枯桑止容得下一人角哀遂扶伯桃入內坐下

伯桃見此景况萬難兩全叫道賢弟你去敲石取火來燒些枯枝以禦寒氣

侯角哀取火去了將衣服脫下放在一邊赤条条的一身倒臥地

下及角哀至一見大驚曰吾兄何為如是急忙將衣展開包裹伯

桃扶將起來仍欲與兄穿上伯桃堅執不從曰兄尋思無計賢弟

勿自誤也。快將此衣穿上，多一層自可禦一層風寒。負糧前行，也好打點功名。若再遲延，不惟兄今日凍死，連弟也要餓斃。不如趁早前行。等兄守死此地可也。角哀聞言，抱持大哭曰：「詞一見吾兄，心胆寒為甚。赤身衣不穿，有衣尚且糠粃戰，無衣一刻不能安。兄脫衣衫為那件，一心想把弟成全。如此存心，世稀罕。幾人舍己把人憐。惟兄於弟情深眷勝過同胞共乳焉。兄既如此來眷戀弟，敢一人把生負。」賢弟呀，不是你要如此者，是兄之所為。若不如此，二人必均死於此。又誰來收尸掩埋呢？尸無人收，都是淡。同生同死，心乃甘。如若不然，弟情願脫衣奉兄穿。兄穿前去將名顯，弟願死於此山間。」
賢弟原說我多病，你少壯，我學問亦不及你。你怎麼定要與兄並說甚年紀與病患，說甚學問不一般者，是周旋弟之念。句

句言語在過謙。賢弟呀，非兄謙言，實見弟有經濟。一喚賢，置兄死地。把名戀官居一品，心難安不義之交。弟素厭豈忍為此以蹈愆。定要存亡共一串，勿庸勸弟獨往前。伯桃曰：「我自離積石山到弟家中，一見如故，知弟胸藏不凡。因此勸弟求進，今不幸為風雪所阻。若論吾乃天命當盡，若使弟亦死於此，乃兄之罪也。欲跳前溪覓死，角哀抱住痛哭，和衣擁護，再扶至桑中。伯桃又將衣服推開，角哀再欲上前相勸，但見伯桃神色已變，四肢厥冷，口不能言，以手揮衣去。角哀再將衣服擁護，伯桃已是寒入膝裏，手直足挺，氣息奄奄，漸漸欲絕。角哀見此模樣，知兄已是難起。想我若戀此，亦必凍死死後誰葬吾兄。乃於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詞見兄慘。」

情好惆悵不由為弟泪悲傷屢囑兄長要保養莫為弟慮脫衣裳

兄脫衣裳拋地上弟莫如何心恐惶唉兄長放穩重些倘兄死去弟心怎麼過得呢氣息

奄奄無生狀丟弟一人怎下場說着說着哽喉嚨兩眼不開為那

椿悔兄長你實意去就不必望欠於弟弟至楚邦倘得見用自必來收骸安葬說畢伯桃將頭幾點少傾氣絕呢呀兄竟

氣絕辭世上單留愚弟在山崗一亡一存似有障理應同死於空

桑又慮無人收尸葬辜負吾兄好心腸兄你到舍命把義仗弟怎

忍心收衣糧不收衣糧失兄望忍心收之泪汪汪請兄瞑目心意

爽不負兄望之楚邦但拋兄骸心難放祝告土祗與山王保護形

體莫改象驅逐昆蟲與豺狼迨後榮陞來安葬三跪九叩謝上蒼

忍着心腸辭兄往珠泪顆顆洒胸膛惟冀兄靈來默相俾弟之楚

把名揚一步一拜轉眼望身雖遠離心難忘角哀無可如何一

路悲哀哭泣而去伯桃死於山中後人有詩贊曰寒來雪三尺人

去途千里長途共雪寒何況囊無米並糧一人生同行兩人死兩

死誠何益一生尚有恃賢哉左伯桃隕命成人美却說角哀自離

空桑之後捱着飢寒半飽半煖來到楚國尋店安宿次日逕來迎

賓館恰值上大夫裴仲下車角哀上前一揖裴仲見角哀衣雖濫

縷器宇不凡忙答禮問曰賢士何來角哀答曰某姓羊名角哀雍

州人也聞上國招賢特來觀光裴仲留宿館中叩其胸中學問果

然有些經濟次日入奏元王元王召見問以富國強兵之道角哀

首陳十策皆切當時之急務元王大喜拜為中大夫賜黃金百兩

彩緞百疋，角哀百拜流涕。元王驚問曰：封你官職爲甚，不喜而哭？角哀將伯桃脫衣並糧之事一一哭奏。元王聞奏，爲之感傷。諸臣無不痛恤。元王曰：卿意如何？角哀曰：願乞告假到彼處安葬。後再來奉事大王。元王賜已死伯桃爲中大夫，厚加葬費，命差人同角哀車騎而去。角哀拜辭元王，來到梁山地，尋至舊日枯桑之處，見伯桃遺尸尚在，顏貌如生。角哀下拜而哭，命人殮入棺中，又呼集村中父老，與他買一穴地，乃塋於浦塘之原，前臨大谿，後靠高山，左右諸峯環抱，絕好一個風水。四圍又培植松柏，修建昌堂，塑伯桃儀容於中，旁立華表，上建牌額，牆邊造一瓦屋，令人居住看守。致墓工畢，設祭高堂而哭曰：詞哀哉吾兄，痛哉吾兄，哀哉吾兄，秉

賦正慷慨仗義鬼神歛痛哉吾兄懷惻隱損己利人出心真猶憶昔日結弟兄相愛更相親日則同室夜同寢有善相勸勉有過相規箴兄之砥礪乎弟有益乎學問有益乎身心那些不深論可憐約弟之楚郡無非爲弟掙前程却未計及不熟路徑翻山跋坡又越嶺虎豹豺狼成了羣者不過受些駭吃些驚猶可以放步往前途詎意風飄雨淋轉而大雪又紛紛一望山隈白如銀寒風透骨冷氣逼人衣單履薄怎耐冷手顫脚麻路難行吁嗟山危險兮巖極峻過了一嶺又一層只見獸跡雪面印未見招商旅店門吁嗟悲甚吁嗟慘情兄也喊凍冷弟也打戰兢就是寒逼尙難忍何況又兼飢餓臨乾糧不多無人運兄也忍耐飢受凍一心想把糧來

勻貪生畏死人常情兄為甚飲食斷頓兄為甚不穿衣襟兄為甚
 凍餓廢命宇宙大塊內能如兄者有幾人令弟追想起心如劍穿
 疼渺渺實難忘泪雨行而長傾吁嗟乎誰謂千古以上僅有廉頗
 相如相交以刎頸誰謂千古以上僅有鮑叔管仲推讓而分金誰
 謂千古以上僅有膠漆相投雷與陳雷義與陳重相推之心志相
 孚琴牢子桑等琴牢子桑戶孟之反吾兄之交友頗不亞夫諸君
 亦可以名垂竹策與同人流芳而並衡亦可以事載史籍愧世之
 交友徒尚夫虛文今也玉骨埋空窳精靈昭高亭兄若不棄弟鄙
 悃冀其來格以來歆祭眾各另宿角哀是夜獨坐高堂感歎了
 一陣隱几臥去忽然夢見伯桃進堂曰賢弟一得功名就望念於

兄即請葬賢兄甚感激但此地與荆軻之墓相近其人極稱威猛
 不許愚兄葬此望賢弟將兄遷別地葬之以免此人凌辱角哀醒
 來大驚心中不安次日召鄉老問其原由遂直往荆軻廟中指像
 大罵曰詆罵聲狗奴是荆軻全不將已來思索汝本燕邦匹夫夥
 入秦行刺做甚廢枉費太子丹所托喪身誤國不揣摩秦入廟中
 受香火全不覺已羞愧多豈如伯桃磊落行仁好義世不多理
 宜居址讓地座為甚以強來凌弱你若遜讓猶還可倘若欺押謹
 防着那時毀廟一把火不與你留一椽角發你坟塚把骨錯看你
 把我如之何罵畢又來向伯桃墓曰如荆軻再來相侵兄當夢報
 弟知是夜又夢伯桃哽咽而來曰荆軻從人極多皆生人所獻弟

當束草爲人，以彩爲衣，手執器械，焚兄墓前。兄得其助，使荆軻不敢侵害。角哀如言設施，又祝曰：如其平服，亦望夢報。是夜聞風雨之聲，如人戰鬪狀。角哀出戶觀之，隱隱見伯桃奔來，曰：弟所焚之人，不得其用。荆軻又有高漸離相助，不久兄尸必出墓外。望賢弟速遷他處爲幸。角哀怒曰：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弟來助兄如何？伯桃曰：弟雖勇烈，乃陽人也。陰陽相隔，何能爲力？角哀曰：兄且去，弟自有區處。次日角哀到荆軻廟中，打毀神像，正要放火燒廟，忽見鄉老齋來哀求不已。角哀遂未焚廟，只是氣他不過，回在高堂修一道表文，上謝楚王，並申明伯桃與荆軻之事。臣欲至兄泉下，助兄一臂之力，以報昔日脫衣並糧之情。至君恩高厚，當圖報來生。

言詞極其痛切，表付從人，然後到伯桃墓前，吩咐從人曰：我因吾兄力乏，難敵荆軻，故欲相從地下，戰此強魂。汝等將吾尸，卽葬墓左，以待奉兄。又望汝回奏楚君，言我死九泉，亦知感激，當長保楚之社稷。言畢，拔劍自刎。眾救不及，遂依言葬之。是夜二更後，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喊殺之聲，聞數十里。晨起觀之，只見荆軻墓前白骨四散，松栢俱已拔起。廟中忽起火起，頃刻化爲灰燼。從者回楚，將此事上奏元王。元王感其義，差官復往墓前修廟，加封上大夫，敕賜廟匾曰：忠義祠。又立碑以記其事。至今香火不絕。荆軻之靈從此滅矣。夫伯桃與角哀，異姓弟兄也。一室舍死助弟，以成名。一願從死助兄，以全義。二人把義氣看得極重，把性命看得極輕。所

以留名千載。血食不衰。今人當結納之時。亦曰我輩當效羊左。久而情不相關。又久而不相往來也。豈人情以久而衰乎。良由性情之不真爾。性情不真。即取與然諾。尚難望其必踐。安望其死生之欲舉羊左。以愧厲天下後世之交遊者。

有一范式。字巨卿。為人自幼便重信義。不苟然。及及長遊京城。就在學舍讀書。者太學舍讀書者。人他環顧一堂。並無可交之人。獨有一人。姓張名劭。汝南人氏。與他性情相合。便結為生死之交。他二人序下。則是張劭為兄。范式為弟。相交有半年之久。張劭因他母限。

歸期已到。就將此意說與范式得知。范式曰。兄既要回去。你我弟兄分別。弟有一篇不盡之言。未知兄肯聽否。張劭曰。賢弟有言。兄當先耳。傾聽。范式曰。兄遵母命要歸家。細聽為弟說根芽。相交雖說未久也。已有半年情義。荷蒙獎勸。費唇舌。又承誘掖。去蔽遮。賢弟你我休說套話。兄在學下。到常承弟的指點。非是為弟說套話。兄的見識真堪誇。弟細省已過將寡。全賴砥礪。消滓渣。切磋得人。受益大。成玉定要琢。磋加。祇冀聚首長共榻。誰知分別各天涯。賢弟非兄忍心舍你。奈兄是母命不可違。弟欲要留兄的駕。怎奈伯母望眼賒。歸家省親是正話。痛別離情。淚如麻。休休休來罷罷罷。儘兄回去免母嗟。兄今去見伯母。駕諒然伯母受福遐。弟恨不能隨拜答。其心好似貓兒撾。代弟說是常。

欠望要見伯母方為嘉兄曰賢弟好說了，你不必如此友交味。但我既相交不必如此

莫稱嫌無禮拏兄曰山遙路遠恐弟難以跋涉，你我既為弟兄者，怎麼想你拏禮弟曰不是那話

猶如同娘又共爹若不親近叙叙話弟於友道尚有差賢弟既不知

何時可來兄在家今日尚屬暮春者屈指算來自打划夏日炎炎

暑氣大今秋不能就菊花來年兄莫望春夏要在秋候到你家且

把日期並訂下九月十五定不差 范式說畢張劭曰賢弟今日

之言兄已記下二人挽手行至灞陵橋頭餞別登程各自洒淚張

劭回首幾望方才長行正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

那張劭回至汝南拜見母親其母曰兒呀你回來了嗎劭答曰母

定歸期孩兒焉有不回之禮母親在家可以平安否母曰娘到無

事可憐兒在他鄉別境孤身一人為娘實在放心不下劭曰兒是

到京城不久與山陽范巨卿結為朋友朝夕談心也不寂寥者是

母親過慮了母曰兒呀那他鄉之人都是萍踪相逢雖然結交未

必十分關切今後不可輕交朋友既回來了就在家中不可遠走

也免得為娘的耽盡憂心張劭應諾遵命也不敢復言但說范式

自從張劭三月去後心中時常欠望春去夏來不覺至於秋日忽

見一對鴻雁從窗外飛過觸目感懷就寫詩云 秋風初起雁南

征引動秦關憶舊情欲寫愁懷來寄遠秋心脈脈不須明 冬盡

春歸又想張劭是去年三月分別乃又寫詩曰 渭城春柳碧

穆淡拂晴烟露半甜卻憶故人分袂後風光今又到淮南 者是

他想望故人之詩不覺所約日期不遠遂收拾行李登程而去
 不題再說張劭在家只望九月十五與故人相會期至等候天明劭
 即起來親身洒掃拂洗椅棹候友之切母曰收拾打掃兒何如此之
 早有甚麼客至劭曰母不知聽兒稟來謳老母在上容兒稟細聽
 為兒說原因兒今要辦雞黍等厨下先燒茶一瓶兩廊都要掃潔
 淨不可穢濁把客輕兒呀今天那裏客來我母有所不知影自遠方來兒有
 朋此人住在山陽郡向日所說范巨卿他住在山陽千里路臨行
 他自把期定約定今日到我門臨行約期乃是去年三月相隔一
 此友為人最重信豈有爽約失交情年多他還記得劭曰母親不是的
 個道理你不明白待為娘說與你聽歌我兒說的蠢鈍言細聽為

娘說一番客是他鄉千里遠分別不止僅一年臨行約期來會面
 不過一時話蜜甜幾人說話把言踐我兒未知者機關來與不來
 莫愁算來時再辦也不難母親呀兒所交的此人一生不肯輕諾
不慢為娘焉把客待慢豈忘侃母將賓延不來空自惹望欠何必
 預先望眼穿其母說畢全不介意誰知待至午間忽聞犬吠之
 聲母向門外一望見張劭不知在何地接着一位後生冉冉而來
 其母雖未會過諒就是孩兒所交之人他二人歡天喜地由階而
 上俄而范式升堂請出伯母執子姪之禮以拜之張劭又叫幼子
 上前拜揖然後二人各叙離別之情正是久旱逢甘雨千里遇故
 知促膝談心盡歡數日范式要告辭歸家張劭之意餘歡未足猶

要留他盤桓幾日。范式曰：你我相交，後會日長，不必苦留。張劭不得已，乃握手遙送。范式曰：你我此情此境，真是萬般傷心事。范式說了此一句，尙未說出下句，張劭接口道：惟唉有生離與死別。范式一悶，曰：賢兄你那一句話，當截去死別二字。張劭笑曰：賢弟，你未必不知爲兄不善做截下題。范式曰：弟今日占一絕，以寄你我之情。曰：淚洒征途不忍行，河浪秋水更多情。臨歧莫唱陽關曲，愁絕離腸是此聲。張劭曰：兄亦有俚言以留別云：長亭日色黯，行人別酒還同別。淚傾握手須臾難久住，相思隨汝過陽城。二人吟咏之間，不覺路已送遠。范式曰：不必遠送，請兄轉步。兩下洒淚，不甚悲切。自此他二人遠隔數年，音信難通。者范式歸家不久，

就由選拔出仕，而官居功曹之職。幾次思念故人，想要修書一封，接張劭在任上來，又慮他有老母在堂，豈肯遠離。因此信也未傳，只落得望雲嘆想而已。者話不講，再說張劭自與范式分別之後，遇着同縣人一個名鄧君章，一個名殷子徵。幼時也曾同過窗的，故張劭又與此二人爲友。雖然朝夕往來，與他言談，總不如范式心性相投。所以張劭就思念范式愈切，寄魚裁鴻，又阻於道路，故每向燈前月下，思之欲泣，因成一疾，不能動作。一日鄧君章、殷子徵二人來問疾，其母留宿至夜，二人在張劭榻前言談，而張劭雖口在答應，兩目總向外看。二人便問元伯曰：誰誰叫聲張兄坐穩當，保養精神自安康。殷爲甚，向外只是望望的李來望的張。劭曰：二

位不知我意向望的中州范式郎時見一人像他樣才是燈影照
 在牆_那他與元伯何情況為甚寤寐思不遑_般不過與你共學講
 未必你我昧同窗_劭二位不知者情狀非是此短而彼長朋友雖
 然是一樣生死二字分兩椿你我生前一友黨他是死後可交郎
 惜他今日未光降不由兩眼淚汪汪三人嘆畢安宿不表再說張
 劭一日染病臥榻魂魄飛揚竟到平陽功曹衙內值范式正思了
 張劭一遭悶倦隱几而臥恍見張劭飄然而來明明大呼范式曰
 謳_{好兄弟我思念原非一朝久未會何曾得細把情淘恨不得叫}
 醒弟嘆叙一道怎奈是兄顯魂陰陽隔橋弟道好為顯官安安睡
 覺為兄的得了病性命不牢九月望落葬日弟須早到若來遲兄

棺木上了東卓說與你須當要緊緊記倒不忘懷方能全生死之
 交_{范式聽畢醒來橫身是汗想其言語不覺淚流滿面曰張劭}
 與我乃是生死之交豈有誑言須當速去即來辭別太守太守問
 其情由猶笑范式信實寤寐之事乃是癡人無奈范式一定要往
 而太守遂儘他辭去范式回在家中更了素服匍匐登程不提又
 說張劭自與范式夢後其心越是追念時常呻吟嘆氣總是恨恨
 不已其母問曰_誼痛心兒你抱病形容大敗為甚麼你常常愁悶
 心懷把你的心腹事說來娘解若不然怕只怕夢入陽台_{張劭}
 一聞母問就放聲大哭曰_詞聽母問來珠淚滾兒心好似箭穿疼
 母曰兒莫哭有話只_{管說就是兒曰哎呀}母不問時不知緊一聞母問淚更臻_{兒放穩}
 當些不

怕會兒的心思娘不醒，要想活命萬不能。親生前兒未盡孝順，死

後不得來捧靈。親枉母移乾就濕寢，辜負三年乳哺恩。者是你

兒第一恨，所以時刻不丟心。兒莫說斷路話，越吞你娘記念。母親莫把兒記定，只

當末將孩兒生，倘若娘心常思忖，反把為兒罪孽增。兒呀，還有甚

但說無妨第二朋友情義甚，就是山陽范巨卿，不能相會是兒恨。兒死

也是欠此人。親兒死他必來問訊，也要替兒表表情。表些甚麼你說我

兒常嘆問，臨死還在望你身。張劭話猶未畢，忽然一口痰來，竟

致斷絕其母氣，倒幾次心實疼痛，放聲大哭曰。詞一見亡兒魂不

在，不由為娘淚盈腮，方才見兒把手擺，為甚一氣就不來。孫姓還

是一慮，猶常放蠱滾祖懷。我兒一死誰來待，零丁孤苦怎下台。

望你讀書把人賽，誰知今日竟成灰，就無功名事不大，只要有兒

把母陪，今日連人都不在，怎叫為娘不悲哀。臨死說話吞娘愛，叫

娘幾時丟得開。其母悲哭，被眾人勸息方止。因道途遙遠，未傳

訃聞於范式，選擇期於九月十五日落葬。至期，即請團街親朋，前

來發軔舉柩。誰知喪行半途，忽抬不起，許多喪夫也無奈何。其母

對棺說曰：兒今歸山，忽然不行，諒有所望。柩停片時，又看如何。頃

刻之際，遠遠望見一人，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此必范巨卿

也。及近視之，果然不錯。范式遂問迎接者曰：此是吾友張元伯乎？

答曰：然也。范式於是擺下祭禮，焚香化帛，奠酒拜跪，然後撫柩痛

哭云。詞見兄死，好叫弟悲聲大放，為甚麼辭塵世者，樣太忙。呀，弟

兄情全未叙，竟爾長往，不由我翻蘭譜，淚洒兩行。呀，想從前在學
 下與我情況，善相勸，過相規，苦讀寒窗，我與你許肝胆，志則同，向
 半年內，日同硯，夜則同床，兄歸家，弟送你灞陵橋上，手挽手，約來
 年相會一場。到二年九月內，踵府拜望，幸未負雞黍約，又聚一堂，
 弟要回，兄留我久住，一向弟以為暫分別，後會日長，不料得回家，
 去睽違阻障，為薄宦，列功曹，日昃不遑，弟每欲傳鴻書，前來探望，
 怎奈得雲山隔，音書渺茫，又誰知那日裏，夢中來講，你說是今秋
 後，要夢黃梁，又說道弟務須臨期早降，弟來了，兄才能瞑目。泉鄉
 驚醒時，不由弟淚如雨，樣太守前，辭官職，速起行裝，變黼黻為衰
 衣，不勝惆悵，恨不得生兩翅，快如祥光，隔江兒放爆竹，金鼓响亮。

又突見一靈樞，在彼道旁，早已知兄的話，信實不爽，今日來果然
 是魂赴仙邦者，一陣哭破了，我的喉嚨。眾云：范先生不必哭，我們收拾起走。 叫眾
 位莫催我，不用太慌。母云：你們莫催他，我兒臨死之時，還 恹恹目的
 老伯母還在堂上，百年後有誰個送上山崗？但仁兄豈甘願丟母
 速往，或者是天宮內，少人捧香，抑或是地府中，藁無人創，故收去
 我的兄，一位才郎。呀，兄，你雖然在那裡，瀟灑快暢，豈忍舍弟一人，踽
 踽涼涼，從今後要見兄，除非夢想，從今後要尋兄，實在無方，但只
 願魂魂，此世安有爽，到來生再結交，金蘭重芳。其母見巨卿哭
 之已久，乃使人傳言曰：巨卿遠來奔喪，可謂竭盡友道，老身深為
 感謝，刻下葬時已至，請巨卿止哀，況喪舉不行，諒是候他再請祝

棺使行巨卿卽叩棺祝曰一死一生路隔幽明永從此別元伯請行祝畢執紼行走如故及葬後守墓數日范式便要接張劭的母親姪兒到他家居住以便奉養殊劭母以坟墓在此辭之范式不得已乃號泣歸去猶是書信往來常常問候各位你看張劭將死之時生魂投夢死喪候友者是何等關心而范式以夢信友辭官不做千里奔喪以盡友道者又是何等痛念此二人生交死友堪爲萬世模範今之欲全友道者當以張范二人爲法焉

見利忘義

人生在世要想爲好人必須結交幾個好友友好我縱不好浸來浸去也會跟着好了無如世人不明此理一味濫交如交那不好的人要來要去你就是品行端方的人也跟着不端方了你就是心術正大的人也跟着不正大了者樣交友我爲爾虞爾爲我詐不惟無益而且有害今試講一案証與眾聽萬歷年間孝感縣有劉尙賢與近處張時明二人起初情投意接往來甚密出門上下此邀彼同往彼邀此同行歲時伏臘此請彼飲酒彼請此飲酒甚是親近二人最愛打牌有時此來彼家一二日不嫌其久有時彼至此家三五日不厭其煩且每夜打至更深必具酒殺數次妻孥

亦樂備之真是情同骨肉義重山河一般一日尙賢至時明家下

閒要飲至三更時明命妻行酒尙賢辭之時明道我二人同聲同

氣天下少有古云通家不妨以妻女相見况弟命妻行酒自有腹

心之言相告君何太拘之甚賢有嘉謀愚弟靜聽明謳尊一聲劉

賢兄側耳敬聽今日裡不嫌棄來到寒門弟造次愧家中無美味

淡泊太甚不過是殺个鷄魯酒一瓶者樣滿盤盛我合你平素來

言而有信不像那奸巧人狗黨狐羣我兩個人怎共輕裘共車馬

做之無恨又何愧列國中管鮑分金你與我不是在你家在我家

打牌不論輸了錢開不開不計在心銀錢值甚麼每夜晚到五更

還要宴飲妻與子都侍候不敢做聲你與我是一家人叫賢妻近

前來快把酒敬劉多謝吃為弟的還有話立約訂盟你有假若是

我兩個後有僥倖或得富或得貴切莫忘情我兩個假若有好處

同當還假若是忘舊交改變情性老天爺必鑒察絕子滅孫有禍

賢彼答道今夜在此過擾我也有幾句話說明請講賢今夜晚多

謝你在此叨擾我合你弟兄們要把情淘知音說與知人聽不是

情才有你與我兩個人多年相好投以桃報以李義氣相交你與

是義氣相交怎能在世結朋友切莫奸巧共安樂共憂患如同

漆膠朋友要如漆膠我若好必將你處處關照你若好必不可將

我輕拋你我若不互相關於今人講勢利令人可惱重富貴輕貧

賤醜態難描於今朋友叫甚麼朋友醜態多端酒肉多常往來有

說有笑急難時就反眼全不去瞧者是酒肉朋若借貸怕難還不

肯一吊又何論同生死萬古名標只知有利不知有似者樣交朋

友益肯不要我與你莫效尤纔算高超我與你怎麼要學者樣人

住了好你莫說了夜已深酒已醉不勞賢嫂今晚者些話總要

賢妻你快酌酒記牢者些好話我還尚賢辭歸時明送至門外戀戀不舍後數日

二人同行街上見有兩人扭打問其情由乃知為借貸口角尚賢

笑道銀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况你二人平素相好何必因此生

忿我有一段借賬歌誦與你聽歌我勸你該賬的全要思忖切不可

可纔去借就想騙人銀子錢是人家戶糧賞本你為何借到手就

不還銀初借時告艱難說得好聽約期到就來還絕不負心期限

滿人來問巧言安頓緩一月又一月推過一春問很了反說道任

你做甚縱有錢不還你又會怎們放賬的莫奈何與他爭論就說

是抄他家辱他先人像者樣該賬人實在湖混借人家銀子錢就

昧良心拿不出也當要好言哀懇全不怕來世還要變畜牲我勸

你莫負心氣也要忍切莫怪收賬人大氣高聲或年邊或節氣不

可失信約某日來開消好生調停無錢還求寬限早些議定也免

得指望你別處經營縱然是放賬的言語不遜說欠字壓人頭而

今世情是欠戶別人家纔把你問還清了你纔算不昧良心存好

心老天爺必有顯應天開眼時運來財旺家興尚賢歌畢時明又

又誦一段放賬歌與你聽勸世人有銀錢切莫見盡濟貧窮通有無財利要均

或放賬或借賬心莫太很非親友即隣里不是外人有等人放很
賬心術不正論利息比軍犯更很幾分借一千還兩千未免過分
者名叫大加一害人深坑想人家有緊逼拿去救命因此上莫奈
何受你抹盆或半月或一月日期將近還不出照利上又起利行
害得人賣田產衣裳當盡還說是你有本纔有利生又還有收賬
時不講禮信逞凶惡耍霸道由你糊行叫幾個賴食猴跟倒去問
吵的吵鬧的開放野撒橫人若是傷了心無計可定或懸梁或抹
喉貽禍非輕那時節講人命拿錢安頓悔不該放很賬惹下禍根
若到那冬腊月歲暮年近收賬時更湏要自已小心兩句話不投
機逞你橫性惹出事打官司年過不成挖生肉補舊瘡為的是甚

下地來賬未收反費錢交到不如漫漫收情理兼盡一時間還不
出莫太認真倘若是我過得他家貧困將本利全不要也是善行
更有等要很賬本利收盡利上利未收定約不揭清過幾月去揭
約便不答應問逼下耍橫豪就要二層者幾等放賬的居心太很
只恐怕老天爺是不容情歌到此處他二人願世人聽此歌仔細
思忖張或放賬或借賬都要公平劉借賬的存天良切莫失信張
下一次有緊急又好車騰劉放賬的收銀錢莫執一定張真果是
拿不出也要原情劉能依着者篇話大家猛省張鄉里中通有無
俗美風清、歌畢又說道古人云酒中不語真君子財上分明大
丈夫你二人各自清算要賬的不可太急欠賬的也不可圖騙漫

漫商量不必在此吵鬧二人聞言各自散去眾人聞尚賢時明者
兩段歌詞人人誇獎都說者兩人能作此歌必是疎財仗義的人
誰知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他二人口內到說得好
心中都大不然不數月二人同遊街市暮夜始歸行至中途見道
旁紫氣騰騰及近忽又不見如是者再即於前路茅店借鋤挖之
有金根如筭不計其數二人大喜尚賢即欲取回均分時明道此
是天賜黃金未可輕取湏備牲醴香燭禱告上蒼然後取回乃不
負造物之義賢兄以爲何如尚賢道此言甚善弟去備辦祭儀煩
兄在此看守切勿走漏消息令外人得知此事時明允之及尚賢
去了時明心裡暗想道人生在世有錢男子漢無錢漢子難你看

那有錢的穿好吃好在家時姬妾僕從一呼百應出門時親戚朋
友人人趨附个个尊崇何等榮耀今晚者金與彼共分不如一人
獨得爲佳者主意怎麼打法嘞哦有了鳥爲食亡人爲財死我今
夜做个圖財害命將他謀死只說暮夜被賊所殺即或經官問出
實情我有者多金亦可從中賄賂不至抵償正是預備籬籠關鳥
鵲安排金鈎釣鰲魚及尚賢至二人同秉香燭對天禱畢尚賢道
今夕鴻恩天賜我二人將牲醴寬懷暢飲以飽神惠飲訖後纔取
金弟今日在街上多杯今夕只飲甜酒兄飲燒酒湏各盡歡於是
互相勸酌尚賢道調張賢兄今夜晚酒要多飲爲弟的有句話對
你說明有味話說未必你一個人要嗎者黃金本是我兩人福分又何敢一個人

獨自私吞

那就無話說了

我與你論相好，益過方境，是本共富貴同生死，早

有前盟

前日說的話，如今還記得

今夜晚同檢金，何等僥倖飲酒畢，纔與你過

戰平分

者不要緊，那

拿回去兩個人好好收定，或買田或買地，留

與兒孫為弟的，今晚夕喜之不盡，酌大斗勸賢兄多飲幾巡

時明道將

壺拿我等為弟的，也敬你幾杯

提壺來勸賢兄，有話相告

你有味話未必你想一，人要○不是要均分

謝天後我與你要把情淘，者金銀都是你前世修造

那就不敢嗎？為弟

的得沾光喜，上眉梢分不分都由你，我敢計較

那話要不得，我二

又不平

人在世貧與富，權由天操，從今後弟與兄運氣轉了，勸賢

兄多飲酒一杯一消

弟已醉了，吃不得

時明見尚賢已醉，暗想道

此時尚不下手，還等何時？於是手執大鋤，劈頭連挖數鋤，尚賢當

即死於地下，時明見其已死，大喜道

云從今後者黃金，莫人分了

我一人取回家，何等富豪！劉尚賢我與你雖然相好，不過是外面

子與你結交，論心中各是各誰肯關照？你姓劉，我姓張，甚麼同胞

縱對天盟誓，愿切切昭告白眼兒，哄得你喜上眉梢，平日裡有酒

肉儘你吃飽，大半是金鈎計，要鈎海鱉，通往來極親熱，巧安圈套

等期會整倥子，好搗你毛糊塗，重上了當，全不知曉，反說是同患

難勝過管鮑，今夜晚為金銀將你誅了，者都是白送卻性命一條

我回家只說你遇了賊盜，殺死你將口首拋在荒郊，者機關只有

那鬼神知道你家中老與幼，豈懂分毫？我回去命家人速來挖窖

攪回去買田地，快樂逍遙，夥計呀！你在此休亂要做鬼喊叫，莫怪

我無情義頓絕前交皆因你命盡了休生煩惱我歸家暗與你化財燒包歡唱猶未畢忽然仆跌於地七孔流血而死列位你講者是甚麼來由原來劉尙賢見了許多金銀也想獨吞假去辦酒醴已置毒藥於燒酒內欲將時明毒死故假說在街已醉只有甜酒時明不知故中其毒而死正是車線遇着鑽子手冤家撞着對頭人越明兩家妻孥尋至見其形跡微知其情掘金不見遂大哭不已鄰人稟於官官往驗之問來問去已得其故遂命二家領屍安埋官乃示眾人道諺本縣今日審此案二人心術已顯然平日說得蓮花現富貴與共志不遷一見銀錢心就變各自暗藏巧機關一个就興鋤頭鏟一个就把毒藥搽只說謀人我獨占誰知雙雙

入黃泉者個報應真活顯令人見了開笑顏看來皇天真有眼仇報仇來冤報冤今勸凡民早向善朋友面前莫耍尖相好原不在外面推心置腹纔爲賢口蜜腹劍是蠢漢害人人害終枉然以此兩人作龜鑑常把信義存心間能將澆漓風氣挽高風自然萬古傳官說畢命人將此事刻板流傳以爲世之交朋友者戒以後張劉二家一敗塗地子孫流爲乞人知其事者皆笑議之今之出門交友者雖無此事未必無此心既有此心卽不啻有此事矣外通往來內懷奸險雖倖免夫陽刑終難逃夫陰律吾見鄉村中口蜜腹劍之人自以爲尖自以爲能往往終身潦倒名不能成利不能就甚至有家庭敗人亡者是豈命之獨奇歟抑豈才智之不及人歟益

惟中懷叵測，有以觸天之怒。天是以誅其心耳。語云：皇天不肯分
明報，暗裡誅戮，有誰知此二人真禽獸之不如。較管鮑分金多與
以及羊角哀、左伯桃舍身全交，吳佖安、郭仲翔棄家贖友，相隔天
淵，此真諸子之罪人也。奉勸世之交友者，總要以善者為法，惡者
為戒。切莫圖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席前相徵逐，務要以心性相
投，義氣相交，自然神欽鬼重，名流千古矣。

忍口獲福

乾隆時，浙江嘉興府李定，謹厚寡言，中年遊泮，妻子種田，李定教
學，每以八柱訓子弟，兼講善惡報應，教子弟從根本用功，因為人
古樸，學門不旺，想無錢為善，勸人存口德，亦是陰功。凡遇親友談

人婦女發人陰私，卽正言規勸，又常引證以勸懲之道。昔尹世魯
謹言成仙，李春明塞耳致富，孫岩謗李叔卿生遭雷劈，馮迎打破
賣銅活被盜拔，各位豈未之聞耶？不但男子口過宜戒，婦女亦然。
葛氏喪敗名節，自嚼舌根，李婆忍口勸人死為菩薩，看來出言總
宜謹慎，親友乃能信服。一日自外歸館，正遇門生哆口訕笑，卽責
郁從周好辯，遲已聰明，功名削盡，盧公子認屁替人遮飾科甲聯登，你們
言不及義，如此日後焉望發達，罵畢又作篇戒口學俗歌，貼座右
以戒子弟，歌云：勸世人要謹言，切莫亂說壞心田，心要好，口要
忍，第一莫談人閨闈，有等人才學飽，如何功名求不倒，有等人無
大惡，如何越老越落剝，皆因是嘴不好，枉言枉語，扣除了談東家。

說西家個個婦女都有差三五個夥起嘆說的盡是姦淫案無根
談人不信還說某人是見證捏醜事造謠言形容粧點極方圓說
無心聽有意不知壞了多少事講他很踏息人開口總要佔個贏
聽說是某人好想方設計來駁倒某老爺光失格某個寡婦不貞
節某秀才不通文某人行善是虛名某匠人執不高光愛皮絆我
解交某家娼某家盜無中生有平空造刻薄心毒口脣眼中未見
有好人全不講存厚道舌上陰功多培妙說人敗未必敗徒把自
己心腸壞凡說話不可盡要與兒孫留幾分見多少眼前報笑人
又被人取笑天老爺最公道淫殺口孽定然報非叫你全不嘆多
講陰功多講善戒口孽存口德天地鬼神都歡悅自此子弟皆

知檢點閒時又抄些勸人同鄉有一祝秀才號期生生三子一女
皆秀美有好子女不知培植素不存口德那年做文昌會士子齊
集惟祝生口舌尖利誣謗閭閻談駁好人正在說得揚揚得意李
定聽見心中不安從容勸道祝先生讀書人當三復白圭隱惡揚
善恐一言而傷天地之和片語而折平生之福弟帶有篇俗歌請
列位一看眾閱畢個個稱善惟祝期生怒道老李你纔酸得像醋
哪咬文嚼字來談我你是善人怎麼年年教學不夠糊口今沽名
釣譽作些狗屁來哄人我們風流學士豈信你的迂腐糊說嗎把
歌搶去丟了李氣得面如血染忙撿起認不是祝期生猶是無端
形容李定回館自愧無德不能感人愈加勉勵不題那祝期生以

口舌壓人尤喜咬人是非他在旁邊好笑不知害人多少有一毛老裝極蠢割草踩壞才大嫂的糧食才把毛呷一頓就奠了的祝期生遂嚇毛道才大嫂說你講他的閒話要來找你拚命毛老柴嚇得跑過秦淮兩年毛妻被人拐去毫無蹤影又尹大與姚麻子吵嘴本易爲笑散乃祝期生才尹道人爭一口氣打場官司出了名人都奉承你是腳色再不敢欺你了害得尹大兩年官司錢完妻死跟捕差去了論他所才的禍也多再講一事看慘不慘然董二的牛吃了吳么小菜糧食吳么牽牛投人遇着祝生才道糧食小菜養人的性命他牛吃了不賠三石要賠兩石就是官都要斷賠的又才董二道你把牛牽過手不賠又怎的及吳么告狀董又

問計祝期生道你理不正差來時叫你媽去弔頸一嚇事就鬆了董二也是昧天良的果叫他媽弔頸差到屋董媽媽纔當真去弔起不料無人解交竟弔死了致使者案搞得兩家窮完纔結董二妻子一死竟至討口吳么還該軍犯錢六千無處設辦想賣六歲小兒怕值錢不多只得將妻白氏嫁與陝客說成禮價十干文又想白氏貞烈要先說明一路含泪回家誰知湊巧正值李定端午節回家路過吳么屋側因李定品正行端學門漸旺有張積善王餘慶二賢東家遣人挑錢十二千送師節禮意欲至吳家歇涼忽聽男女哭聲就坐樹下細聽只聽吳么哭道妻呀目今家貧如洗我已把你嫁了哪白夫在怎講吳我嫁了你白氏就大哭道聽說嫁字泪

滿面夫你要嫁我為那端張逼為妻時常將你勸和睦鄉里忍為

先牛吃糧食好大點就聽刁唆去經官接連惹出人命案銀錢家

業一瓢乾無吃無穿不上算該欠軍犯六串錢又把夫婦來折散

事壞旁人一句言我也失悔不如今失悔悔不轉識得秤來薑賣

完就殘了嘴你嫁去妻也聽過烈女傳一女不伴兩夫眠你我夫妻

八年半並未角孽把嘴翻今朝要把我嫁漢虧你忍心說此言未

我又願勸要婦人偷生名節玷情願一死到黃泉為妻死了都得

淡難捨六歲小兒男硬着心腸把兒喊母子分離在眼前兒說媽

幾時回來兒呀從今莫把娘望欠為娘一去不回還媽不回來那聽兒

說是要吃飯為娘好似割葉肝可憐兒纔六歲滿一天只要吃三

餐無娘兒子誰照看况你爹又不耐煩可恨旁人舌根濫害我母

子不團圓夫說你莫哭壞了我的頭兒到可斷想我改嫁難上難

與其失節不顧臉不如跳下綠陰潭兒哭道媽死我也是要跟

死一疋獨篋斷吳家何人接香烟夫說妻既要我死我也會張逼死

死不得呀你也你死孩兒孰帶管承先啟後誰承就一家哭得傷心李

定也聽得流泪想者是何人刁禍害得人妻離子散者樣傷慘我

現挑得有錢何不救他一家性命忙進屋問道你們莫急你將妻

嫁成幾多錢吳公道十串李定道錢算我的不必嫁妻當取錢十

串與吳么吳夫妻拜謝自去還賬以後務農凡事忍氣衣食漸足

那日李定只剩兩串錢還家送錢人向東家說明此事張玉與王

金各求父兄再送錢十串助師用度者樣尊師豈無報應嗎所以是考張玉王金同榜入學李定歲試一等時年過五十無意上進奈二門生力挽先生下場李入場那夜夢父曰前月有生犯淫除名神奏你戒口孽歌有功於世又能救人性命完人夫婦已將你名註天榜後來前程遠大李醒來甚喜作文時若有神助榜發李中經魁張中十五王中二十師徒得意回家又安頓來年會試不題再說祝期生年已四十口過愈甚往往離人骨肉壞人名節本地有一趙剛性暴多疑妻鄭氏美而賢生一子一女鄉里稱爲女中君子一日祝期生與眾談及世間無好婦人一人說好的說不壞像趙鄭氏真算得美玉無瑕祝期生道目前略好在娘家就很

不好我是近鄰還不曉得他的鍋竈嗎遂將他如此如此敗壞不料趙剛正在門外聽得明白當時心中大怒跑回家中見妻就罵鄭夫君何事着怒趙你着娼婦在娘家做的事自己還不曉得嗎外人拿起做歌唱使我爲不得人要你何用不由分辨就是一陣亂棍打得鄭氏鮮血長流只喊饒命趙我饒你萬萬不能者裏有刀一把繩一根你今夜若不快些死明天定要活活打死冲出外房睡了可憐鄭氏捱打受屈眼淚汪汪安置兒女睡了坐在牀前大哭○鄭氏女坐牀前珠泪長淌哭一聲我的命着樣下場自幼兒在娘家父母教養是三從四德全未拋荒到婆家我夫妻也莫和暢五年中就得了兒女一雙今日裏關門坐禍從天降我丈

夫歸家來，怒氣昂昂，纔問我三兩句，就是棍棒打得我吐鮮血，骨斷皮傷，說一些裏子話，不由我講，總罵我在娘家，有咬過場，一把刀，一根繩，丟在地上，逼住我，今夜晚，抹頸懸梁，不去死，要捱打，也難抵擋，死得來，又難捨，兒女一雙，女說媽哭，子可憐，你纔四歲，者傷心，兒呀，不知事，向娘今夜受冤屈，要見無常，媽你死就死，不得的，你的爹不許娘活，在世者也是大限到，各透一方，媽呀，你就不要死，引女兒的媽，娘死了，兒自己見樣學樣，學梳頭，學纏腳，學洗衣裳，我怎麼學得，女兒呀，你今夜把為娘多望幾望，到明天兒莫想，再看見娘，傷心，女你總要聽說聽講，娘就在九泉下心也安康，媽呀，弟弟要抱兒，吃奶在哭，嘔，抱起兒，就好像刀挖娘臟，哭聲兒，就好像箭插娘腸，痛心兒，可憐你兩歲不上，那曉得在

吃奶就要離娘，娘只想兒長大，終身有望，生養我，死把我送上山岡，見苦為娘，把兒生不見兒長，後來事娘一概付之長江，見飽吃頓離娘奶，穩睡牀上，娘以後不能夠再喂兒郎，見你長大要曉得娘的苦況，清明節把紙錢多燒幾張，見長成人要曉得娘的恩養，七月半多潑點水，飯涼漿，舍不得痛心兒，望了又望，舍不得傷心女，誰了又誰，見呀女你兩個快睡着，娘跟你講，枕頭上還留得有一包糖，娘今夜哭兒女，泪洒牀帳，到明早兒哭媽，女要哭娘，恨只恨刁禍的天殺孽障，造口孽，誣好人，喪絕天良，很心夫逼我死，手不鬆放，只好是把冤情訴與閻王，鄭氏哭了一夜，趙裝做不知，鄭氏無奈，喊聲奸賊呀，奸賊我生不能報仇，死後定不饒你，只得

懸梁而死你看祝期生一言喪人性命也有說祝期生不該的他反說他無臉見人纔死我有榮過論他者張嘴不惟喪敗外人就是家族戚友遭其敗壞者亦多那曉得祝期生那年爲大兒二兒完婚親朋都到正酒頭夜其妻胡氏忽得急病死只好將喜事辦喪事頭年歲考期生堂兄因考了三等息氣祝期生笑道自己工夫荒了該發三等的息柴子二科祝期生發了四等革除衣頂他堂兄也笑道未必你的工夫比我還荒些就發了四等哪又有堂弟死了兒哭得傷心他說道自己心忤了該死兒的哭柴子次年祝期生的大兒二兒一天齊死他堂弟也說道未必你的心比我還忤些一天就死了兩個兒哪祝期生無言可答旋將兩媳嫁了

只剩第三子乳名乖兒一女名愛兒皆長成人鄉里惡祝期生不與他結親祝期生又陡長舌黃發了要用鍼打放出兩碗血纔好一月要放幾回因他受病命乖兒管家乖兒生成嫖賭父前又極忤逆不上一年將田地賣完不管父的穿吃趁他年青貌美上大戲班唱小旦去了愛兒跟人逃走不知去向祝期生一個孤老錢完米盡兒女辱門敗戶纔曉得平素說別人的冤枉話如今實實在在落在他自己身上來了舌條腫癢無常又受凍餓只好走親族家混飯吃人人厭惡那個不糟踏他一陣祝期生自知受報不敢強辯只好賠罪認錯一日忽聽人說李定會進點了翰林在京館三年告假歸家祭祖不久治酒會客臨期祝期生收拾去赴酒夜夢

神罵曰：造孽徒！你要對眾自表口過，舌痛方可稍減。次日至李家，見高朋滿座，李定滿身榮耀。一見祝期生，先也是學中人，今日落剝求食，心中不忍，命他坐席，祝期生泣道：列公從容吃酒，聽我自表罪過。望列公記着勸人，我就沾恩不盡了。○人在世，心要存口過要戒，莫學我祝期生惹禍招災。我自幼讀書時，心術就壞，翻是非談閨闈，好逞口才。世上人我好像個個不愛，捏些話總不許他把頭擡。說婦女人美貌，定不乾介。說少年敗家子，怕在當災見殘疾，就把他笑得出怪，見能幹就談他那些無才，見善人就罵他假裝正派。見老者就罵他扒過灰來，凡農士與工商好的說歹，是家族和親友，正的說歪，毀聖賢談節孝，只圖口快，有興極說他個四

季發財

人問他道：你光只說該也未嘗害倒別人嗎？

尹老大聽我刁人亡家敗，纔學打

蓮花開

到處排街，你不刁他告姚麻子，啥怎搞得者樣嗎？

毛老裝他的妻，被人拐帶

是我說

嚇他話，跑過秦准

你不說刁大嫂要打他，啥也不得。過秦准他妻也不得，被人拐帶。董老

二理行

輪聽我主擺一句話，使他媽嗚呼哀哉

如今他一家死完，董二還在討口嘞。

吳老么

只為牛吃他小菜，我害他要賣妻，急得跳巖

道那

不是李老爺打救，我一家入焉能還在嘞。

鄭氏女本貞節，我偏說壞，害得他尋短路

命喪黃泉

可憐他丟了小兒小女，受冤出死，定會不依你的何苦造者宗口孽。

是喜事，遇着我，就說

破敗

是好事，遇着我一擢兩開些小事，我包他肉濫一塊，和氣家

我包他

角孽分財，你到害了人，說不完筆難盡載，那場事不

是我起的

禍胎，未必就無人勸你忍口嗎？

李老爺曾作歌把我勸戒，李定走來道：那

昌會我本勸過我見你阻了興怒從心來罵迂腐說酸氣把歌扯

壞當把你只急得搥耳搔腮那曉得此篇歌勸世功大天默佑老

來時文運宏開會進士點翰林何等光彩皆因是說好話穩步金

堆眾道李老爺官到做我口水淹死人全不用海誣別人還不是

自把禍栽你言一輩子福死婦人革功名我還不改又死我兩個

兒做一天埋你者們會說都說不脫嗎纔知道者而今天爺甚矮

造口孽出兒女定不成材你的兒女都我愛兒畧人愛就被人拐

你的女雖然被人拐起走了諒我乖兒做些事很很不乖總不是

必也還貞節也還乾介的呀還孝養你的呀死嫖賭把田地一掃盡賣不養我唱小旦上了戲

臺跟人的兒纔是好笑的孝子唱小旦又加上我舌條長黃作怪脹

不過要用鍼打他幾排多說些冤枉話就好放出了兩碗血暑暑

清泰五六天放一回鬼使神差使你放了血就好才咬一時痛一

時癢真是禍害死不死活不活慢拖慢捱的舌條好說世上的人

囉沒挨靠受凍餓無其可奈只好到人門口擦擦挨挨門口到儘

怕你疾只落得人罵我頭不敢擺只怕你彈駁人的只落得人笑

我口不敢開只怕你形容人的勸世上能幹人禍要散解勸世上

聰明人外要癡呆存口德除口孽將我為戒若像我受活報怎樣

下臺眾人聽罷都說道者纔是現眼現報李定入京後隨放湖

南學差後官至都察御史年八旬致仕高壽而終孫曾世登科

甲今尚為嘉興望族張玉王金後皆會進一作知府一作知州那

祝期生出外覓食忽聞他愛兒在錢塘當娼乖兒輸錢偷本家衣服被趕下班又學偷竊失主捉送官前丟卡拖死祝期生更無臉見人只好逢人表過勸人忍口三年後舌垂在外不收一日在大街以手亂搥其舌血流滿地只喊鄭大嫂董媽媽饒命如是月餘舌乾枯不能吃飲食餓死鄉人埋之被猪狗拖出吃盡者就是要舌頭的下梢各位將此案一想可見能忍口的獲福無窮不忍口的得福亦無窮人當知所法戒可

傷生悔過

金堂縣一人名叫郭思洪好打鎗捉鰍鱖時而邀人宰牛其弟忽得竈君新諭歸家講與家眾聽個個無不警心獨洪不聽仍提鎗

出門他母說你又去傷生命難道不怕報嗎洪說怕報怕報怎奈肚中煩燥他母說一日有三飽飽飯吃還說肚中煩燥難道那些飛禽走獸生來是養你的命不成你全不講積德不知你後日怎樣結局洪說積德積德積來積去連飯都吃不得母怒想走去打他不覺下階失足跌倒在地其子接着說道行善行善一搥跌地把眼翻者都是心毒纔遭譴幾乎一口氣跌斷不該打我有皇天說罷嘻嘻嘖嘖而去母氣不過跋起來走進竈房對着府君將他咒了幾句要竈王顯聖不一時洪從外携雁鵝一隻而回其妻云天嘞天嘞你打他一時他孤一世洪說你管他一世兩世我要他變屎快去跟我燒火其妻未動他訣娘罵老子逼倒即去燒火他將此雁一陣炮振剝切傾一鍾香油在

鍋內口的唧唧噥噥罵婦人火燒細了誰知火大傾下鍋炒油一
濺起正濺在他雙眼中卽刻痛得喊天叫地無法可治他娘到底
有痛兒之心急忙對竈神磕頭禮拜說還是我該在竈君面前
咒我兒竈君爺爺快莫鑿咎赦了我兒哪洪仍疼痛不止喊了三
日三夜痛死幾次忽然昏睡見一個黑面皂衣人來指着說道吾
乃東厨司命受一家香火察一家善惡奏一家功過世上之人在
夢中者居多只圖快樂不知修省不知人心種種善惡事雖未爲
而三尸神及吾神早已鑿察每逢庚申日奏聞上天呈善惡簿月
終則算功多者三年後降福過多者三年後降殃不差毫髮世人
何不警醒及早回頭你者奴才孝弟忠信全然不知禮義廉恥一
點不曉心無慈仁好打鳥獸貪圖口腹晝夜傷牲爾又觸怒母親
應該天誅今遭此報不知悔過光只痛哭不念爾母平素敬竈又
無多子定不怨饒吾有論文爾宜謹記謹記急急勸人自己改過
遷善吾始赦宥語畢遞一篇論文洪雙手捧接竈君又賜他神水
一盃飲了不忘論文然後將他頭上一敲醒來對母言明眼珠痛
極母云奴才不聽我教今遭此報悔也不悔洪曰兒今悔了母叫
洪焚香竈神位前禱告盟誓永不打鎗捉鰥鱧殺牛宰犬了其母
亦代爲哀禱一番方出門前見來一乞丐問道你家甚麼人在喊
眼痛其母將他兒雙眼怎麼受痛如此如此對乞人說了一遍乞
丐告以葯方用生大黃全當歸各五錢紅花一錢合奶冲爛敷上

宣講彙編 卷三
就好。母云若好了，重重相謝，忙進厨取飯打發出來，不見乞丐，其母救兒之心甚切。當時亦未覺得，此是何人，遂用此方一敷，果愈。郭思洪想道：「竈君如此靈驗，得很要我勸化人。於今的人多有不信善，我又去勸那一個。」哦，我想起了，山那邊有個余老庚，當勸收拾就走。原來此人叫余九江，家貧無以為生，在石礮邊開酒店賣香燭紙，又專買鰍鱖煎來賣酒。早夜他又各去安篆空閒，同郭思洪上山打鎗，也是不孝他媽。平常是人說好話，他是不信的，只信郭思洪的話。他媽屢次勸他莫做傷生事業，反加抵觸。比郭思洪更甚者，一日在櫃臺上砍竹籤子裏蜡心，他媽又來勸他，說九江兒，你賣酒到是正業，那鰍鱖弄來，我看你們用椶子打，又用刀破。

煮活水倒在鍋內，只見板死得可憐，我不忍心，你何不多買幾斗黃豆推豆腐，做些豆腐干子。九江說：「那個不及鰍鱖賺錢多嗎？」你不忍不該莫來看，那個希罕你來看他媽說，我縱然不來看，你何苦造孽做咩。江說：「弄鰍鱖都造孽，那殺牛宰豬的，不要該死，他媽又說於今到處在宣講，聖諭都勸人要愛惜物命。」九江聞說大怒，就把刀一擄，又將蜡籤一掀，大聲吵道：「我看你愛說講，聖諭那個話，我一聽見就活像挖了我的祖坟，那些教甚麼話，叫個啖子猴少不得，是那些沒得事幹的人做出來的，你就信實了他媽說，你不信，未必把別個害倒了，把別個惹死了，你看你那個樣子，那竹籤子要膠蜡敬神，是要潔淨的，看你掀下地去，落在雞屎上。」

了九江說還要咪子潔淨連鰓鱔都賣不得我看你去聽 聖諭
就飽了莫回來吃飯他母子你一句我一句儘倒吵郭思洪走到
店來說老庚你吵咪子他將前話說了一番就去拏菸又端茶來
郭思洪說莫做聲看竈王菩薩顯聖後九江出來問你纔說咪話
郭思洪把他受報悔過事說了一遍又說竈君拏一篇勸世文命
我記得熟熟的你不信請聽○勸不轉蠢男兒令吾心酸吾今日
不辭勞指出弊端切不可貪口腹沿山遊轉喂幾個肥壯犬跟隨
身邊肩膀上措火鎗手執長桿雄糾糾氣昂昂吼聲驚天駭得那
野獸們魂飛魄散一個個走不贏跌入阱間可憐那老與嫩同把
命染禽獸們到與你有何仇冤喉的喉起的起鎗聲不斷一到手

爭大小各誇手端殊不知傷物命皇天有眼有幾個打獵漢福壽
雙全講幾個報應事你去思念李紀子善彈射打死後園李紀一
生喜彈
射一日見後園來一羣鴉雀一箭射着喜不自福山縣程捕山無
勝即跳下坎去捉誰知為巨刺所傷竟致打死程捕山打獵為業無嗣自知傷
嗣遷善後得子又打獵子復死焉生過多改業果生一子後仍復
故業其子害痘症每痘現鎗子一顆妖亡絕嗣德興縣陳打獵喜買鬼臉分六孫作戲具
以為好頑遇獵犬爭搏噬一齊命短促壽算絕後嗣猶不莫焉這
冤魂投訴在冥王十殿只候他陽壽滿打入刀山獵夫陳顯能買
鬼臉殼散與六
孫帶起頭要遇獵犬以為真獸爭而咬之霎時更有等害物命全
六孫一齊喪命此皆神差鬼使過於傷生之報
不檢點黑夜裡打火把去到田間每逢着者一切蝦蟆鰕鱔用抓
子用刀砍鮮血漣漣二三更尚在照猶未回轉一心心要找盡心

纔喜歡白日裡安箴蒙蝦後撈起摩螺螄挖蚯蚓搗爛難堪很起
 心估起眼全不傷慘廢他命養你命豈無罪愆那鰕鱧吃泥漿禾
 苗不踐到晚來朝星斗拜答上天早朝東晚朝北不過是前一劫
 多有過犯今生來為蟻虫未修善緣他雖蠢天愛惜故多報怨太
 平觀有吳姓死得可憐被鱧魚咬一口肉爛氣斷吳其可一生專
弄鱧魚一日伸
 手下缸被大鱧咬一口當時血流不止後腫爛而死綦江縣有何姓安箴終年一日間用手
 摟兩手爬滿扯不脫抓不去盡往肉鑽一七內死數次痛苦叫喊
 自言道去冥殿鰕鱧咬纏觀世人莫學我傷生遭譴捉龜鼈釣蝦
 蟆數之不完此人名何定為咸豐初年之事有錢人買將去捧拳飲宴猶在說幾
 時來我最喜歡富貴人全無有仁慈心念惹得那無錢人四路找

鑽者兩等毒心人一般罪犯更可恨宰耕牛猶如祖傳獨不思天
 地間若無牛變父與母妻與子定受饑寒說甚麼牛剝皮才把劫
 轉說甚麼春秋祭也要牛焉說甚麼熬牛膠不可少點說甚麼賣
 牛肉能賺巧錢勸不轉很心人嘴尖舌辯再問你看家犬又有何
 愆買將去亂棒打全不惱念不想他看家屋防守至嚴到夜晚趕
 賊盜他在前面為義犬依戀人不把貧嫌在陽世到由你宰殺糊
 幹到陰司受嚴刑悔也枉然數等肉上吾竈可惱可厭歸家長不
 禁忌把爾罪添想汝等都皆是父母所產人貪生物怕死性情一
 般望世人發慈悲免把罪犯革獎端務正業喜煞上天 九江聽
 畢問道者是竈王菩薩的口氣他親自交跟於你的郭云不是親

宣講彙編 卷三
自交跟於我的我又未多讀書難道我會作呢九江說就是者點
光勸人莫殺生害命哪還有不有別樣郭說還有好多嘞九江說
你再好生唸我聽郭又高聲唸云 爲人子第一要把親孝敬無
遺業怨只怨自己命生切不可忘懷了水源木本要立志作一個
孝子賢孫爲甚麼有父母不知孝順爲甚麼將父母視若路人爲
甚麼有言語彈嘴傲令爲甚麼有飲食不顧生身爲甚麼爹媽罵
反眼嗔恨爲甚麼父母說大氣很聲者都是忤逆慣昏迷不醒者
都是甘願學牛馬畜牲者都是幼年間不遵教訓者都是極愚蠢
初劫爲人者都是不愛把宣講來聽者都是不怕那雷打火焚你
怕那老天爺無有報應我與你講幾輩不孝之人桐鄉縣有一人

祖母愛甚及長成聽妻言不孝雙親乾隆間乙酉科去把試應將
取中有神言不孝之人主司們知此人定無德行丟了卷發榜後
復召此生將此事一一的說與他聽生聞言哭啼啼追悔不能歸
家去思想起惡氣成病未一載吐血死好不傷情嘉慶年周一杰
岳邑住定他也是一生平不孝雙親父早亡將他母別室安頓有
酒肉不供養只顧己吞任他母受饑寒全不省問到五月十九日
雷打歸陰又有個不孝婦報應更甚說出來一個個更覺寒心把
他的公與婆全不孝敬來貧婆化飯食與他衣衾他披着霎時間
與牛相等只有那一雙手猶未變成這等人你若是執迷不信塵
世間善書上畫有圖形應報事多得很表之不盡畧舉者二三人

說與眾聽，忤逆子早回心，可保性命。我今日也只得如此叮嚀。思洪噫畢，九江說：「老庚，你都有好造化，不然你眼睛必然不能好。又那們得者個竈君論文想來，我在媽面前全不像得很，便掉回頭來，走在他媽面前，就磕數十頭，說道：『兒錯了，兒蠢鈍，不知孝道。』媽莫要記恨在心，去喊竈君，我願改前過者，吓聽媽說，不賣鹹鱸，也不淹篆打鎗。我照郭老庚改惡從善，郭云：『老庚，哪你當真要改。』九江說：『不是當真，未必還扯得講的。』郭說：『既然如此，要對神盟誓。』九江聽說，即向竈君說：『我余九江，若再蹈前轍，生遭雷劈，死墮地獄，永不超生。』誓後，九江果然光賣零碎貨物，事事都存仁厚，真是回頭有岸。郭思洪也就漸漸興發，將來獲福，定是無涯。此道光

初年之事從者，案看來竈君甚靈，人人當知敬重，不要別樣敬法。只要孝順，數款莫亂殺生害命，惜字紙重五穀，竈君自然喜你，加福加壽。切莫學郭思洪從先所為，有過者又要學郭思洪痛心悔過。學余九江肯聽人勸，自然轉禍為福矣。

風吹穀飛

蜀川巴西有一富戶人名羅密，他家中積的穀子約有五千餘斛，者都是他平日做刻薄事掙起來的，裝在倉裡，只望天乾價貴，方纔發賣。不料那年天乾，顆粒無收，巴州百姓貧者餓死無數，稍有一者有錢無市，個個都向羅密哀求開倉。羅密一味不肯，饑民無奈，一齊跪在他槽門口哀告曰：「誰要尊一聲羅大爺，細聽我勸，你勸不

幸得今年子遭了旱乾遭了乾旱者是天命不地裡收田裡穫都

無一點怪得誰者一方眾百姓好不慘然受慘你只怪天餓忙

了斫樹皮挖神仙麵棕樹心芋麻頭都已吃完好○羅大爺呀都老

弱的吃不得餓死大半強壯的勉強吃命也待懸該死有干村合

萬戶都無穀石誰叫他年歲好只見得羅大爺家有寬閒我有是

或是賣或是借行個方便借是不借的賣呀我眾饑民救活命把

你恩沾你們想沾我的恩有錢的講價值一手過現無錢的立借

字望祈發歡一個錢一顆過數你要不要要借啥到明年收成好

一顆不欠那不嘞或加三或加四本利算還不借就是我

淡泊人借賑愛騙騙到不騙我怕還賒請保人來就代決不食言

你那些空話我不愛聽得別的賑還不起尚給一半怎少得羅大爺救命之錢

羅密聽罷羅密聽罷心想發賣又嫌價錢不高心想出借又怕饑民不還向

饑民說道誣叫一聲眾饑民起來立站不要哭不要鬧細聽的端

羅大爺你老人家講我們聽倒的想你們今為何受此災難也是你不積儻不知

艱難者都是由那個時誰叫你年歲好不勤不儉誰叫你年歲好

好吃好穿羅大爺呀我們一年到頭也未歇氣講到穿我們十二

是吃誰叫你年歲好家屋不嘆誰叫你年歲好嫖賭兩全羅大爺

賭二字縱有那想還望羅大爺不必追究誰叫你年歲好頑格頑款

誰叫你年歲好鬧酒鬧煙羅大爺今搓上癮也是奈不何了我們都要戒

有一等耍橫豪實在難看滾刀皮和而流假得可憐羅大爺呀那

嗎誰叫他發財人惹着他就把命拚誰叫他本分人惹着他就

把毛攏羅大爺那些百般事由你們都是顯預萬般過我題起難

以盡言羅大爺你老人家說者些話縱我們犯了他也是由到今日

遭饑荒餓得叫喚纔認得羅大爺發財老官羅大爺你老人家不

曉得你是羅大爺我如今一不賣二無借換可恨你難民等把我欺瞞

爺我們並未相欺你某一個欠我頭尚未還滿羅大爺莫那們說

頭某一個欠我利實在裸連羅大爺那幾年都是還清某一個本

和利全無半點他還在說橫話估住不還來年年歲好了我像者

樣沒良心全不要臉我今日那還肯替你周旋羅大爺我們雖其

中也還有並無虧欠只因那欠賬的把你牽連羅大爺依你說來

得你有的就莫借我們快出去莫在我糟門口站免吞得我的狗

味欠你的該借得點嗎快出去莫在我糟門口站免吞得我的狗

唯唯連天說畢轉身將糟門關了者都是羅密心很還要等穀

子長價總只托言以擋塞之可憐那些饑民哭哭啼啼忍饑而回

走到半路眾饑民想道羅密那些言語雖然說得太狠却也一點

不差於是交相戒曰誦今日裡借穀子空手回轉我合你莫怨人

也莫怨天羅密老做的事雖然短見說我等一切過如見肺肝從

今後我合你務要勤儉兩件事緊記着讀書耕田或貿易或手藝

都可幹辦切不可拋正業遊手好閒吃飲食原不宜大擺筵宴穿

衣服也不可排子掀天或愛事或喜酒總要檢點有花街合柳巷

莫去遊頑或打牌與擲骰一概戒免務正業守本分掙些銀錢像

今日向人借實在下賤像今日向人借好不作難或借人錢合米切忌莫騙挑上茨圖下茨不可耍奸者一段真情話也不長嘆各回去挑油菜來打攪鯛眾饑民說罷洒淚而別正在危急幸得縣中有一善士名叫許容其家也不甚富些微有點餘積見其穀價昂貴人民顛連心中想道禹王當日溺由已溺饑由已饑存心何其公溥我當此凶年饑歲只圖一家飽煖不顧萬民死亡豈不忍心害理嗎於是粘貼告白拯濟貧民聞者紛然而來終日不斷許容見人多穀少恐不能給就將穀平價發賣惟老弱孤獨者分文不取至所賣之錢又往各處採買運來周濟不上兩月穀已施盡又繼以錢不久錢又施盡而來者愈多許容力量不及只得親

自去會羅密苦口勸曰羅密道許兄素不動步今到我今日到你家不為別件尊一聲羅先生細聽我言寒舍有何貴言你講我聽嗎想今年眾人民遭此大

難我合你有飯吃心也不安羅密道人民遭難者都是他門平家中施完了並無一點羅密道你施完了者是你自子尚有萬千羅密道我有一千你何不拿出來周濟貧淡也是你

一生平莫大善緣羅密道許先生你到說得那們鬆活我者點谷餓不連自己都捨不得吃才齒縫縫裡積出來的要我拿來行善白白的送跟人家吃那我誓不能夠的就不施快發

賣也是善念價錢未到有錢的買起去亦可生全但勸你把價值

些微少點非叫你白送人主不要錢羅密答道我者谷子已等候

小轉我豈肯少價來賣豈羅密先生你做事真來短見我短見何不像你那樣裝惹錢都不要

宣讀真經 卷三 風吹 飛

想古聖賢那些格言信他發得快敗得快言非妄誕得之易失

之易話不虛傳刻薄家不空話人言不甚穩便我是積德來的又未很

掙錢歸孽路報在眼前報了我或牛死或猪瘟官司不斷或水

火或盜賊疾病相纏未必死猪死牛害病都是那有谷子不賣任

隨你會積儻又會盤算報人嗎那無有谷賣的偏還多有者些事任

有件惡報應更覺傷慘又這有那些積財的每乏嗣多絕香煙我

四個兒子他死好田地好房屋誰人照管好飲食好衣服無人吃

總一吓死不完身死後眾家族同來分佔望鄉臺回頭看珠淚

穿我肯信且到那灌銅汁受罪滿駝騾發變就變了我就肯信我又

連連死不肯信該問王說他一生錢是命肝將貨物駝在身肩不許換方把者守

財奴前世愿還許先生呀你者樣說來那些駝騾羅先生莫執固

須聽我勸把穀子拿一些周濟貧寒我施呢我的話你不聽到也得

淡怕的是遭天怒悔也枉然羅密聽罷心中不悅發怒言道誣

許先生你說話真來亂訕那有個積錢的者樣顯然天地間銀子

錢誰肯看淡他受餓他受凍與我何干想我的穀子吃死都不幹

我縱然受報應你莫管閑那一日我趕場曾把卦算者穀子等好

價還要幾天許先生沒得事快快請轉說的話不中聽我不耐煩

說罷大不喜悅各人內室不出來許容無奈只得嗟嘆歸家見一

路饑餓死者無數心實傷慘思想無路就去沐手焚香對天禱告

日誣小許容跪塵埃哀告上天望天爺念凡民施點哀憐想天上

原來有好生之念，今爲何降下了，者樣凶年，未必是眾凡民忤逆，過犯未必是眾凡民淫亂罪愆，未必是弟兄爭，夫婦相怨，未必是忘君恩悖了師傅，未必是罵風雨，褻瀆雷電，未必是慢神明不敬，祖先，未必是未忌戊地靈有犯，未必是挖古墓，白骨現天，未必是把穀米拿來做賤，未必是拋字紙得罪聖賢，未必是使斗秤用了奸貪，未必是好唆訟公門鑽幹，未必是好奢華福祿折完，數不盡眾凡民一切過犯，遭水溢，遭乾旱，自惹禍端，到今朝眾凡民受盡磨難，一個個願改悔，良心復還，祈天爺赦罪過，發慈悲念暗保佑眾凡民得個生全，此方中有羅密富蓋一縣，那一個不稱他肥鱉老官，他家中藏穀子有幾千石，怎奈他不發賣，也是枉然，我也曾

親自去再三苦勸他，死人不拿，出甚是奸頑像者樣，自了漢把人指陷存心歹，做事毒，不怕欺天，虛空中過往神，如有靈驗，奏上帝加譴罰，曲爲周旋。許容對天祝畢，淚洒塵埃，真果人有誠心，神有感應，那縣中有一菩薩名叫和來孫，遂將此事告知文昌帝君，帝君卽奏玉帝，玉帝倒旨，卽命風伯與丁甲諸神，卽刻啓發其倉，以彰惡報。霎時之間，果然狂風大作，飛砂走石，樹木吹折，羅密倉廩盡行吹壞，穀隨風起，自空而下，如灑雨然，盡成小堆，遍於荒郊，一時饑民個個爭取，只聽得那年老人咒道：「很心羅密，很心羅密，刻薄成家，天不依指，糧不發貪，大利餓得老年面黃皮，今日裡大風起，吹得遍地盡堆積，好喜好喜，我來挑些去充饑。」

少年人咒道 很心羅密很心羅密爲富不仁把心欺積穀萬石
不施濟餓得少年難動移今日裡大風起吹開倉廩散東西好喜
好喜我來殺些去充饑 鰥寡人咒道 很心羅密很心羅密殺
價三倍還嫌低將人性命當兒戲餓得鰥寡好悽悽今日裡大風
起報應一到便如斯好喜好喜我來捧些去充饑 孤獨人咒道
很心羅密很心羅密貪婪無厭世間稀乘人饑荒求大利餓得孤
獨好悲啼今日裡大風起穀散荒郊纔希奇好喜好喜我來掃些
去充饑 此時合縣饑民得以生全一鄉之人喜羅密之災感許
容之恩都說前日得他的我們情願後日漫漫酌還此事傳聞於
朝蜀主喜許容有愛民之心封在巴蜀坐二官當日旗鑼轎傘接

他上任何等光揚人人稱賀 不題且說羅密有許多的穀子被風
吹去自己不得賣還不得吃 兼之人人笑罵紛紛難禁想起又羞
又憂又慘又悲不覺大哭起來噯呀天哪 詞 你爲何降報應者樣
靈驗你爲何降報應者樣顯然我羅密平素來也無過犯不過是
把銀錢刻記心間日夜裡用心機苦苦打算無非想掙家業買些
田園想當年放賬目也算鬆緩借一釧還兩釧那講利錢立借約
也不過吃點酒飯若不然錢不便等待幾天招佃戶捋租穀我有
雙眼也未曾將他的一概捋完買田地做的是堆金謀產寫約後
足田價未滿三年送子弟進學堂去把書唸與先生講干包四五
百錢端陽節麵一子水酒一鎖中秋節也送過糍粑一盤給學費

原未講一概過現十二月爆竹响也要付完待雇工兩飽滷一飽乾飯天氣短活路鬆只吃兩餐青菜上紅荖上飯都耙滿滷湯湯一大盆那儘吃完幫長工找倒我者樣老板幫一年定然要想第二年我趕場不敢進茶館酒館親朋邀打平夥各在一邊東一走西一看各自回轉小買賣絲毫算再不心貪有善士修橋路圖書刊板我曾出一百二算得樂捐像者樣纔積起者點穀石我只說今長價要賺大錢又誰知老天爺不從人願傾刻間把我穀一風吹完今日裡我的倉剩些板板今日裡我的穀儘人去搗老天爺爲甚麼者樣凶險老天爺爲甚麼者樣傷殘我羅密想起來心中傷慘我羅密想起來淚如湧泉哭的是我羅密空自積德哭的是

我羅密枉費周旋哭的是我羅密福薄命淺哭的是我羅密錯在當先悔不該許容話不信半點悔不該待好價死把倉闔早知道效許容行些大善到今朝得好報聲名遠傳我羅密真做了一世痴漢我羅密真做了千古笑談從今後要見人也無臉面從今後想見人實在羞慚者咽喉怎能把一口氣斷解下了青絲帶去把梁懸羅密痛哭一場就將帶子掛起心想上吊又像怕痛心想不吊又像憂不過哽哽噎噎想了一陣又大哭起來哎呀天哪我羅密今日裡想把命短怎奈我心腹中許多罣牽兒年小妻年幼誰人照管誰教兒斤求兩小九算盤况穀子雖然是被風吹散我庄上也還有許多田園東幾溝西幾垠南北幾段出穀子出雜糧又出花綿我家中又放了賬目千萬或是錢或是銀並未收完

有幾個還不起紙尙未轉有幾個好主兒利是加三我今日就死了也不閉眼怎捨得我家中着些銀錢怎捨得我家中房廊業產怎捨得我家中幼女小兒者一陣哭得我天昏地暗者一陣哭得我刀割箭穿摸着索不由我腳鬚手軟套在頸又覺得胆戰心寒羅密正在哀號尙有不忍遽死之心忽然來了一個弔頸鬼乃是

他先年討賬威逼死的將羅密大罵一陣搗上弔起與他帶子拴緊霎時氣絕而亡合縣聞知都說他該當如此就是一個很財之報世之富家大戶何不提攜親戚賑濟饑歲何患不子子孫孫世代綿遠長發其祥乎總要以羅密爲戒而以許容爲法此案莫以爲虛傳家寶暗室燈俱載之甚詳

假無常

康熙時有一人姓金名在銘自廣來川居住洛城娶妻袁氏有錢三百餘串專以裁縫爲業生平爲人忠厚凡綻紐絆縫神袍補窮人破衣分文不取因有者幾件好事人人稱爲金不取因十年以前自川下廣路上缺少盤費與重慶劉耀海撥銀二十兩由廣回川盤費有限是以未還孰知劉耀海回家未滿一年病故耀海之子劉興發架船至洛陽貿易順便收討金家銀兩其時金在銘往保寧東獄廟求嗣未回其妻袁氏問及興發知他父死前來收賬便誑答曰我丈夫當日自廣回來在漢口會着你父以將銀兩交攔然何至今猶來收討興發說既然還了然何薄賬未勾袁氏接

口道想必路途之中未帶賬簿歸家又忘惑了興發不明白也不敢強討各自下船去了船上哥們問及騙賬情由齊說何不去縣中告他興發道不可騙人賬目自有報應眾位不信我唸一篇騙賬歌與你們聽○人生在世有幾何富的少來貧的多古來人心到還可有借有還不要約於今世上人礪礪真正水淺地途薄聞聽那家銀錢夥街上喫茶把酒哈說到近年老了火萬般無奈把錢撥奸謀詭計心中坐口惹哄下樹上雀句句說是莫怕我對期相還甚拍脫一到手中就打噪本利俱無沒奈何若是追逼反冒火想還除非馬生角只想騙了有結果那知越搞越淡泊陽間薑騙容易過死入陰司不鬆活陰律嚴究披枷鎖投生多有變騾駝

畜牲債滿尙墮落發放人道受磋磨痴瞽瘖啞真難說不是瞎眼就跛脚昔日安珥家業破遇一好友本姓郭借錢七萬無一個死變白牛把犁拖劉英收賬東岸過驢兒不走把話說說他騙賬起念錯本利還清要脫壳古今騙債誰能躲天網恢恢逃不脫勸人存心莫測叵得人點水須湧波存心厚道修因果子子孫孫慶太和唸畢那船手說道聽劉客人唸者篇歌言騙賬者報應顯然則我當年在合州永興棧喫了一弔錢的口案我想騙了還要去交割纔是又有一人說我前一年爲張俊杰債賬追急抓我下河陳有德挈錢二十解交事後陳有德死其子陳新向我催討我想是他父親送我的故拖延不還諒也無妨興發說道使不得若非

他濟急你性命有虧不還焉得無罪那人道者樣說來要加利還他纔是說畢開船去了再說金在鎔求嗣歸家一夜袁氏夢一人懷抱賬簿一人手提鯉魚走至堂中忽然不見自此身懷有孕十月臨盆乃是一對雙生長子取名金龍次子取名金鳳洗三朝時在鎔抱在手中笑道者兩孩子好像重慶劉耀海的模樣袁氏道天下人有相似未必就是他的種子在鎔道不是的我當年欠他二十兩銀子至今常常望着袁氏道他兒劉興發已將此銀收去在鎔道還了便好也免得欠來生賬及康熙十三年元宵放燈在鎔帶二子廟中看戲忽要出恭教二子等着出恭後又遇好友邀去吃茶戲散二子見父不來隨眾擁出兄弟擠散不知路徑在鎔

偶然想起忙去找尋尋了一日不見金鳳只見金龍者金龍長大不務正業常事賭博好吃好穿在鎔責罵成仇袁氏更難開腔惟有他妻謝天香見公婆惡氣一日勸道金大郎人生在世受人恩德當不當報得人點水須當湧泉怎麼不報再問夫君天下何人恩德最大的恩大與岳母還有最大的最大除非天地夫君獨不聞詩有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父母的恩德與天一般所以家家供得有個天地君親師如此說來者親夫君既知如何不報金龍道不知怎樣報法何妨說來一聽天香道誦第一就是安父母不嫖不賭人稱呼每日在家勤苦做為非作歹一概除第二養親越家務衣食二字要豐足問寢視膳理當做和顏悅色話莫粗休令爹媽

把氣息順妻逆母該天誅我又有那些不孝之處妻從直說來夫不該場街去好賭

呼么喚六把錢輸我賭我的錢與你屁相干夫不該店中去鬧酒愛吃鯁鱸與

牛肉我一生心直口快就吃點諒也無妨夫君呀莫說無妨昔

轉人身及後害病把床鋪草吃又殺牛人勸他反說牛過火烟易

鯁鱸螺螄後病時說來錯耳鼻咬周身人看不見只見徧體青痕

喊叫數日而死鯁鱸牛肉吃不得光吃狗肉可否者狗肉也

吃不得吳門定光和尙與山隣龔某他二人好吃狗肉又愛打狗

總說狗肉能補人一日二人得一樣的毛病每天作狗叫三聲叫

了十日叫不歇聲如此說我都不吃了還有甚麼不好處莫有

夫不該好穿綢緞不穿布肘起架子耍姑蘇兩脚兵邦走只為身

衣食二字便莫得味了可憐爹媽穿破褲幫人縫衣受勞碌夜晚

○夫到穿得好吃得好坐到三更鼓銀錢有限喫不敷公公勸你把眼瞽漣漣說你氣不

服苦情常對為妻訴親當仇人都不如勸夫早上正經路後來才

有好結局謝天香勸畢金龍道以後改了就是誰知金龍收了

手眾刀皮莫得錢用遂備辦酒席三言四語把金龍說得心花意

亂仍蹈前轍又上一年遂得一個酒火病關竅不通厭厭欲死在

鏞問道我兒病至如此怎麼得好金龍昏迷之間答道誰是你兒

袁氏在旁言道你看者娃兒病昏了連老子都不認了金龍大叫

一聲金袁氏快將銀子還我在鏞道誰欠兒的銀子金龍道我非

你兒我乃重慶劉耀海你借我銀子二十兩過後我死我兒興發

前來收討你妻袁氏不認我心不平來在你家投生收此賬項今

本利加倍收清我去了言畢而逝袁氏聽得此言一驚跌地急忙

扶起已成個半身不遂之疾在鏞口口聲聲怨着袁氏不甚悲啼

金瓶梅 卷三 假無常

惟有謝天香哭泣半月茶飯未沾其舅謝春芳憐而欲嫁之天香剪髮置於舅前遂不題此事天香自此真心守節孝敬翁姑不二其心誰知隔壁一裁縫混名雷四架子見得謝天香人才美貌起心私之往往甘言蜜語假賣風流天香見他知非好人乃告於翁絕之四架子心懷忿恨欲先害其翁而奪之未果一日打聽金在鏞赴東門外吃酒知袁氏癱瘓不起心中想道過了此渡無好舟欲直言去調戲諒彼不允反遭奇禍不如先嚇落他三魂七魄自然手到擒拏婦人家最怕鬼我裝個甚麼鬼呢哦有了此處隔城廟不遠不如前去將吳二爺衣帽悄悄脫來主意已定遂往廟內去脫衣帽却被和尚看見問道雷裁縫你在做啥四架子答道城

外張家許了二爺的袍我挈去做樣子明日送來就是遂脫一層走回家來伊妻黃氏問明根由苦口相勸四架子大怒將妻鎖入房中才來收拾謝天香在隔壁聽得黃氏邊哭邊罵遂上樓壁縫一看見雷四架子穿起大麻布衣戴起尖尖帽臉上糊些粉畫口八字鬚旁邊放把傘一付練子一把蒲扇在那穿草鞋說道我縱拐了諒他也不知是我又對着房內說者賤婆娘你莫哭看我去做鬼過好日子去了謝天香心想道我明白了他裝鬼必來嚇我不免將計就計駭他忙將錢紙燒灰和菜油糊在臉上又挈毛紅布剪根長舌条身穿青衣兩袖放下頭髮打散將一根黃縐腰帶拖於胸前安排已畢將門半掩半開手挈壓布鐵尺一根躲於

門後日至西沉四架子果然來矣見得門兒半開心下喜道者是我緣法到了遂向門神說吾奉閻君命前來捉挈女犯謝天香陰曹對案將練幾搖走進門來謝天香披起頭髮大喊一聲劈面撲去把四架子駭倒在地謝天香就很心向頭上一鐵尺遂打死在門邊天香也駭得慌忙無措想道人命關係非小我若不去投監必連累我的公婆急迫之間臉猶未洗遂向衙內跑去此時天已墨黑走至大堂太爺正坐晚堂審一場嫂子轉叔之案天香只得坐於鼓邊黑暗中候他審畢然後擊鼓鳴冤聽太爺問被告道朱文斗為何將你嫂嫂轉房呢太爺在上容稟朱文斗跪地往上稟大老爺容我說分明非是小人敢糊混平白與嫂共枕衾只因哥哥早喪

命丟下嫂嫂是青春每夜房虛不一陣說他年少守孤燈是我慈把心不忍憑媒說合者頭親是何人就是隔壁王二嬸兩邊說來都甘心因此叔嫂共衾枕依舊還是一家人將王嫂帶上又問朱文斗未必外姓就討不出定要討你嫂嫂嗎○大老爺聘金簪環首飾盡減省鋪籠帳被是現成錢家父子無仇恨平白告我為何情太爺又問焦氏你者賤婦夫死為何不守節要轉與叔子呢○太爺非是小女子願如此都是莫奈何的太爺在上請息怒細聽民婦說明目夫君一死奴好苦家中無有翁和姑想要另自跳一步叔叔留我看家屋時常稱肉又扯布又縫幾套好衣服甜言密語無回數做些人情把我敷民婦一時想糊塗才在洞房拜花燭錢家父子是何故挾忿告我受冤屈太爺問道

錢在興錢鳳何父子怎麼要告他○錢在興聽得青天太爺明如
 太爺一問只駭得兢兢戰戰錢鳳一旁從容稟道
 鏡細聽童生說分明你是讀書人嗎嫂嫂雖然是外姓兄弟原是手足情
 生前與嫂共衾枕死後何面見哥兄鄉間風化全不振敗壞三綱
 與五倫童生一見心不忿才來打者報不平伏乞照律將罪定嚴
 刑拷打莫放輕太爺聽得此言心中歡喜獎道才是話才是音者才算是讀書人
 居鄉能把綱常正不久青雲梯獨登站立一旁聽我審審畢還要
 發賞銀轉面來我好恨罵聲文斗是畜牲惟有牛馬無禮信不分
 姊妹與六親長嫂當母全不論倫常顛倒枉為人叫衙役與我打
 他八十棍枷號三月不鬆刑焦氏回道小女子錯了饒我罷一見焦氏怒生嗔罵
 聲頑婦賤人夫死不把節義盡千分與叔來調情就嫁外人也不

應死後何顏見夫君何況叔嫂不通問不避嫌疑亂糊行叫衙役
 將他兩手齊拏定頭髮高懸要認真脫了衣服打一頓一百条子
 莫放輕太爺饒了奈我婦女不知大義你本是偷嘴猫兒不改性本縣斷然不容
 情下跪何人○差役回道媒人王嫂○王氏道罵聲王嫂真糊混
 他兩個安我的媒還望大老爺恐饒○糊說
 只想做媒吃酒量見人寡婦假憐憫動說守個甚麼魂花言巧語
 說上勁不花心者也花心叫衙役拏牛皮掌子打一陣與你嘴巴
 開過暈又出去各人滾轉面細問錢在興太爺問道錢在興你
 生平作何執業答打魚營生問錢鳳是你的兒子答正是太爺想
 道打魚之家那有者樣子弟其中必有緣故謝天香在黑暗中細
 看那錢鳳聲音品貌恰與丈夫一般記得公婆常說我有二叔金

鳳與我丈夫是雙生，因五歲時元宵看燈失去，莫非改名錢鳳也。未可知。又聽太爺問道：「者子還是親生，還是繼抱？」答是小人檢的。太爺道：「不錯，將你檢的根由說與本縣一聽。」答大老爺要問，請聽。○正月十五是元宵，看戲觀燈如水潮。我因賣魚回家早，城外一子哭嚎，見我把爹爹叫。錢鳳然何呼他人做爹，只因我者老人家與我爹面目相似。因無子喜眉梢，就把孩兒懷中抱，改作錢家後代苗。看他聰明人，恰巧送入學，下把書瞧於今已滿二十了。五經書卷記得牢，小人實話來相告，望太爺放我父兒回故郊。○太爺說錢在興不必打魚，本縣掣銀五十兩，就在城內安家。此子就在衙內攻書，因叫道：「錢鳳，本縣將此案情出一對，你能對否？」答願對。太爺出口紅羅帳。

內沒盡倫常，呼嫂嫂。對黃泉路上有何面目見哥哥，再受一對云。政簡刑清草野以下無冤枉。對橫言曲語法堂之上有鬼神謝天香。聽說法堂有鬼，幾步跑上前來，扯住錢鳳的衣袖，大叫道：「二叔叔，快快與我伸冤。」錢鳳駭得条条打戰，說道：「你冤冤家有對頭，不要找找錯了人。」此時眾人嚇得四散，齊叫打鬼。太爺獨問道：「叫冤者到的是人是鬼？」天香道：「小女子乃本城民婦，打傷人命，前來投監的。」問你打死甚麼人？答打死無常鬼。太爺疑惑，想到無常乃陰司之人，焉有陽人打死之理，還怕是鬼打鬼，遂問道：「你臉如此黑，是個甚緣故？」答奴是裝的甲頭鬼。太爺聽得此言，驚疑，遂直問道：「快快將傷人實情訴來。」天香謝天香跪大堂，細把話說大老爺。

三假無常

請洗耳靜聽明白奴的名號天香，娘家姓謝，嫁夫君名金龍，早歸

幽闕是民婦，夫妻情千萬難舍，年輕事公婆，立志守節。守節養親日後

都要立節孝牌坊的，者就好好，常言道：紅顏女多把禍惹，隔壁子雷

裁縫機謀難測，他往往見了我之乎也者，奴就知他是個偷香之

賊，你既知不是好人，我公公見裁縫為人苟且，永不許進門來，把

他拒絕，昨日裡訪公公出門去也。家中還有人呢有婆婆病風癱，動作不

得，哦，是的，他見你公公出了門，婆婆動不動不是民婦，在竈房剛把菜

擇，只聽得黃大嫂邊哭邊叫上樓去，我把那窗眼紙扯，只說看四

架子夫妻角孽。到的角孽未曾，未曾角孽原來將他他說是高

歡樂，就在今夜兩塊臉用鉛粉擦得雪白，畫一口八字鬚，像個老

者儼然是城隍廟無常二爺。裝就者模樣他，又是甚麼意思那裁縫把主意並非

無別一心心進門來，要把我嚇，縱然是擗拐了他，把甲卸，他料我

認不得那個嫖客。他像者樣來你，又怎麼安頓呢把民婦只急得心驚胆怯，就他

計想一個古怪計策。甚麼怪計用紅布剪舌，何妨假借燒一些錢紙

灰，把臉打黑，黃縐帶拖胸前，披髮難惹，裝一個吊頸鬼，搶他魂魄

他怕你是真鬼，認真要嚇死人，我躲在門背後，果然來也進門來，

我鑽出駭他地跌。死了未曾却被我一鐵尺，腦髓分裂，霎時間鮮血湧

看看氣絕。該死的，死了未曾小女子來伸冤，忙忙聽

審案未洗臉，自家忘惑望太爺施恩，把供善寫，我金家子而孫

俱感大德。天香訴畢，太爺又問道：你時纔又為何叫錢鳳為二

呢俟天香將聞公婆之言一一說明天已黎明吩咐差役等同往
金家驢尸太爺走至一看見得硬硬碎碎一個死無常便帶笑言道
○世間孽兒好奇怪陽人當做陰人猜尖尖帽子頭上戴上面寫
的你也來麻布衫兒衣袖大腳上穿雙麻草鞋不是佳人眼睛快
險些被你惹禍胎無常卻受吊頸害看你做鬼也無才平常愛把
風流賣自造罪惡自受災今朝自在不自在愛不愛人女裙釵
叫尸親雷二癩各人領回去安埋轉面又把眾人戒者是好色沒
下臺妻妾醜陋休割愛前世修就今同偕一個頂鍋一個蓋莫喜
隣家芙蓉開祭紂好色江山敗霸王烏江喪陽臺褒姒入宮江山
敗惹得大戎把兵排董卓錯把貂蟬愛項上鮮血染蒼蒼皇帝曹

營把旦待萬世爲神真快哉狄梁公爲大奸品概拒絕奔女步金
階古今善惡書傳載眾百姓一一記心懷好者效法惡者戒孝子
賢孫兆三槐○說畢回衙賞謝天香花紅一道白銀三十兩錢鳳
改作天鳳以延金錢二家禋祀於是二家合一家金鳳與金在鎔
父子相會抱頭大哭一場金在鎔問道我兒在錢家可有親事麼
金鳳道已娶蔡氏爲妻過門二年無有生育在鎔道父欲與兒再
娶一媳奈無淑女錢在興一旁笑道親家何不娶黃二娘爲媳金
鳳道爹爹黃氏乃惡人之妻如何使得錢在興道說甚麼惡人不
惡人他戲你嫂你娶他妻有何不可金鳳應允誰知黃氏恨夫不
成才聽得此言滿心歡喜金鳳將黃氏接過門來後生三子將長

子抱與謝天香次子抱與錢家蔡氏妻接錢家後代太爺提拔金鳳讀書後中舉人爲八年教官天香之子中副榜錢蔡氏之子與己子俱入泮水袁氏騙人債賬癱瘓三年而卒在鎔爲人補衣八十九歲而終不生金龍無以見惡報不生金鳳無以彰善功謝天香全節盡孝欽命建坊旌表理所應爾朱文斗以嫂爲妻後不得其壽惟雷裁縫身亡妻嫁則報更酷矣從此案看來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此言誠不謬也

